

制之言還居城內則固爲便益前此所老加茂惡居城內出居城外今雖
誘之彼必不從且臣嘗到會寧所老加茂來見臣臣欲更觀其志謂曰
亡父喪事已畢後城內城外互相來往甚爲便益所老加茂忿然對曰我
於城內難過一日因謂臣曰前日我居城內時麾下與本國人較獵麾下
射獸本國人奪之我與本國人相詰因比本國人厭我其後妻子感疾甚
苦又長子腹漲而死病父抱尸哭泣不輟三日而死予心疑長子飲毒
而死我雖還入城內終不飲城內水也此人難以威力制之若用威力則
慮或生變會寧節制使李仁和亦曰雖多方善誘彼必不從城內與城
外住居之事臣亦依違時未決議姑令會寧節制使稱國家之命開說
曰前者國家從汝之請城外本家亦旣築城然勢甚孤單賊變可畏又
今居城內以避賊變曲盡布置汝今厭惡城內與國家撫恤之意實爲
相反然國家姑從情願許令出居城外汝奉養老母以答國家至恩乃
以此辭開說徐觀其勢○癸亥成吉道都觀使鄭甲孫啓及弟李迹嘗
配慶源教民農桑頗獲其利臣使本道人民試之稍有其效請令迹巡
行各官相其地宜開墾水田漸次成風 上以得罪偏配人不宜遍行
各官不允○都承旨李承孫等請明年復幸椒水 上曰椒水行幸予

必不爲也仍教宣傳內豎曰敢有來請者毋得啓達翌日承孫等又申
世子曰臣等昨請幸椒水 上非徒不允反論內臣母啓臣實缺望前日椒
水之幸務從簡易供億之費皆自京中措辦不關本道願將臣言轉白
于 上東宮入啓 上曰一身之疾予豈不知自幸椒水以後疾亦小愈
然意謂止此故不從也○甲子諭咸吉道都觀使鄭甲孫都節制使金
孝誠所老加茂出居之心終不可遏則令會寧節制使稱國家之命諭加
茂曰前者汝請於會寧城外築室以居國家從之汝又請曰母纏宿疾
濱於死亡父亦老病未能動履倘有賊變則扶携病親運輸輜重入保
城內來往甚難須於城內築第處之則奉養老親同心應變故國家又
從之又使汝率妻來居今汝又厭居城內欲出居城外何先後之相反
耶國家曲加撫恤從汝情願許令携妻出居城外汝與母同居安心奉
養以答國家厚意以此善辭開說仍數使人慰問以觀其勢又令麾下密
伺動靜○乙丑 王世子往楊花渡放火炮以試其遠近又以臣艦三
艘爲倭船作草人置其上又以三艘爲我船分左右中三軍泛江中流
爲兩敵相戰之形以試之○傳旨承政院自今凡遇停朝及日月食毋
得啓死刑雖答杖之罪亦勿啓達永爲恒式○議政府據吏曹呈啓

廢貶之法所以勸懲俾勵士節外方廢貶則上中下明白施行勸懲尚嚴京中各司則仰曹堂上及提調當廢貶時因緣請托率置上第中下等罕少廢貶狀稱臣上達關係匪輕自今秘密同議從實施行仰曹堂上及各司提調等稱臣署名啓聞從之○政議府啓高麗以來列女雖已錄三綱行實然廢賞之典未盡舉行請令吏曹並追贈爵號從之○丙寅承政院奉教致書清州牧使判官曰椒水里所產玉實稀世之寶勿令私採其防禁不可不嚴但此玉出於山谷若令晝夜防守則或防家業或爲猛獸盜賊所害貽弊生民不可不慮然禁防不謹則奸詐之徒必乘間竊掘矣須圍之以荆棘作爲藩籬謹其管鑰親自題封或朝夕檢點防守之人考其勤怠毋致解弛又其他產玉可疑處勿令私掘○刑曹啓黃海道載寧囚吳得明歐殺叔父請依律凌遲處死從之○倭人井大郎請受職下議政府禮曹議之領議政黃喜左贊成河演右贊成皇甫仁左參贊權躔禮曹判書金宗瑞右參贊李叔時禮曹參判尹炯等僉議皆以爲不可當答井大郎云前此早田藤九郎則係出本國故授以爵命且汝父嘗委質宿衛故亦授以職汝則旣非此等之例授職勢難右議政卞梁議當謂井大郎曰汝父仕本朝宿衛有勞且爲國

身死授汝爵命庶合於義但汝島之人疑汝潛通聲息今又授職則汝島益致疑汝不以為嫌則當授職從喜等議○初宗盛家致書禮曹自叙其功嘗與宗貞盛捕賊倭仍請米豆苧麻布豹皮等物云若不聽則請還所受圖書禮曹議政府同議以聞僉議啓請還圖書之言無禮太甚然無知島夷不足責也宜勿答其辭但賜米豆并三十石虎皮二領燒酒十瓶其餘辭因亦并勿修答○丁卯初 上命畫 太宗聖容○太宗覽之曰古人云若有一毫未盡即非吾親即命火之 上不忍藏之歲至癸亥 上聚畫工于禁內命畫 上及 中宮睟容又命改畫太祖太宗之容既成遂命奉安于壻源殿 太祖御容在慶尚全羅咸吉平安道者悉皆奉迎改畫其殿宇亦皆重新極其美麗○戊辰忠州吏安慶得銀杯二十六事銅印一顆以獻○咸吉道都觀察使鄭甲孫馳啓臣觀五鎮守禦之狀自北青至富居各官甲士二百九十四充補甲士八十八正軍九百四十五摠計一千三百二十七自洪原至安邊各官甲士一百二十七充補甲士七十一正軍一千二百三十三摠計一千四百四十一其當領甲士一百名則勿論事變有無常在戎役其餘則自北青至富居各官軍士自三月至五月又自八月至

十一月使之赴防無事變則量其聲息緊慢調發分爲一或分爲二分戍各鎮如有不得已徵聚之事則傳報兵曹取旨施行其法已立而或有事變擅自徵聚有乖立法之意今觀邊將馳報賊變之狀野人或來謁見先問賊變聲息野人告變則饋遺優厚雖所告不實竟無譴責故事先告變邊將不分虛實即馳報都節制使亦難遙度馳傳移牒使南道軍士贏糧合番悉令赴防軍士等持器械備糗糧或三十日或二十日或十五日險遠道路倍日兼程其馬畜生還者無幾防戍之苦無歲無之徵發相繼還者未及其家旋輒徵戍其弊無窮古人云一夫不耕或受之飢一女不織或受之寒道內人民本無奴婢名爲甲士正軍者皆身自業農當赴防時其帶去者幾至三四人其存者但婦女老幼而已由是產業日弊流亡相繼誠爲可慮五鎮軍卒勇悍器械精強將帥知兵善於應變則鼯鼠竊盜不假南道疲卒戰守有餘自穩城至鍾城童關雖五鎮要衝然已築行城防戍稍輕北青以北各官當番甲士外其餘軍士依洪原以南軍士舊例分爲三番無事變時則一番赴防邊將分戍要害之地至於五鎮邑城及賊變無虞各堡則不必分戍刺探賊變虛實若實有其變出軍多少量聲息緊慢徵聚洪原以南各

官除當番甲士外毋得常令赴防若有大舉之賊量其軍數報兵曹
取旨施行且都節制使軍官之廩養隸卒稱爲隨營軍發利城端川鏡城
吉州等人充之其數二百餘人番休裹糧迭相來往其數不少今觀都
節制使營奴婢數不下三百餘名請以此代隨營軍之役且觀察使非
但統察一方職帶提調兵馬而別例軍士徵聚時專不干涉有違統察
之意自今若值別例徵軍之時都節制使移牒監司以爲恒或下兵曹
議之兵曹以爲北青以北甲士充補甲士正軍請依啓本分爲三番輪
次赴防洪原以南下番甲士充補甲士正軍分爲六番自三月至五月
自八月至十月每一月番休赴防則一番所立北青以北洪原以南軍
士不下六百餘人雖有事變與五鎮精卒共力則可以應敵常時番
外軍士毋得徵聚倘有大舉之賊飛報本曹啓聞施行至若隨營軍固
當革除然營奴婢率皆新屬遷徙之徒不宜猝革待營奴婢富盛間量減
隨營軍以爲定額依舊番休迺立且徵聚兵卒所係甚重都節制使不
宜擅自徵發自今須令移牒監司然後調發從之○已已遣敬差官于
平安咸吉道採捕松鶻 上謂曰前此一歲所捕松鶻多不過三四連
宣德以來欲獻于 帝多方捕獲數年不得故懸賞捕之尚未多獲

戊申得六連己酉所獲無多庚戌以後或七八連或十餘連或至二十餘連每歲多捕故減賞給之數近來七八年以後所得歲減進獻將廢後日之弊不可不慮故募置採捕之戶盡蠲雜徭庶幾民知恩恤自然多捕立法之後所得尤少必有其故今爾敬差官等詳知此意審察民情與監司都節制使同議或曰允捕雜鷹或盛或衰歲各不同松鶻亦鷹也多來則多捕少來則少捕自然之理也此說非是或多或少每歲所獲相間則此說是也今則不然庚戌以後每歲多捕近年以後每歲益減去今年尤甚豈非人事不至之致然歟今年冬節已深敬差官不可急急奔走當觀大略已而其審察民情與監司都節制使同議可也○辛未右正言許鍾啓濟用直長宋衣乃吏曹參判閔伸親戚也雖久任考滿例當引嫌以務功纔過二十月陞守授奉禮請改授本品且臣等未知衣乃伸之親戚而署經告身請引嫌 上曰予已知悉毋嫌就職○上謂承政院曰昔高麗之時獻玉帶於元世祖有司以非真玉奏請治罪世祖曰海外之人不知而獻有何罪乎其勿罪又昔我國獻紅玉帶於唐高宗稱爲稀世之寶後國有旱災皆以爲傳國之珍輕以進獻之致然也予嘗謂此玉帶得於他國非我國所產今以水原所產玉作

爲樂器然未堅確此石之似王者非玉也成川義州黃海道所產青玉
黃玉白玉比諸水原之玉稍有間今又京城金浦清州產玉處頗多然
其品與青玉白玉碧玉頗異予意謂出於清州者乃爲真然前者議政
府禁防受教有真玉之文此誠真玉則謂之真玉可也若非真則豈非
取笑於後世乎當改真玉之文爲似玉之石可也儻此爲真玉則後人
見之雖謂不知亦未爲害也○壬申傳旨禮曹隣國客人或初來肅拜
或拜辭中一次東宮受朝參時隨班永爲恒式○吏曹報議政府曰行
守之法京官則祿秩科田子孫承蔭一從職事守令則不之及焉請自
今守令以六品守知郡事五品守都護府使四品守牧使者其科田子
孫承蔭妻封爵一從職事施行議政府啓及吏曹所報爲便但妻封爵
若從夫職事則假使以五品守都護府使者之妻其時授爵牒則例授
令人也其後夫還降爲五品職事則是妻爲三品而夫爲五品也至於
五六品亦然請一從夫散官 從之○癸酉傳旨司憲府全羅道求禮
付處禮量移京畿掌令李茲啓禮罪關係綱常不可不懲當初不加罪責
只竄于外已從輕典今又移近畿臣等以謂禮無所懲矣 上曰予本
不欲罪禮特從憲司之請貶黜爾今移京畿未爲過矣○副司正安愈

係出賤隸志行驕傲嘗授書 王子一日 上謂承政院曰安愈已與
某人約婚婚期將近其家托以年飢無資因大君請下諭書給資粧仍
令督之今愈教訓諸君已數年予憐之然降書促婚難矣給資粧已有
令典何如承旨柳義孫李思哲相顧默然朴以昌啓曰因緣啓達既已
有罪又請降諭書促婚罪不小矣請先治罪不允○議政府據戶曹呈啓本
國人與遼東護送軍互市其防禁已立而商賈之徒潛持禁物暗行貿易
請自今申明其法監司差人典義州牧使嚴加禁斷人參乃進獻最緊
之物并禁爲便從之○甲戌司憲府上疏曰罪重必罰惡極無赦此古
今之大典也禮兄仁心懷不道交結侍女比擬亡妾寢與隣房親自酬
歌干犯大逆死有餘辜仁之諸弟雖不知情律該當流而况禮知情黨
惡與參宴飲罪孰大焉 殿下不忍置法只竄干外今乃不念 聖上
再造之恩使其妻子擊鼓上言謀欲密適于京其不悔罪惡不畏邦憲
亦已極矣伏望 殿下斷以不義俯循輿情還收是命仍置竄所終身
不追以伸懲惡之道不允○乙亥傳旨吏曹正統七年議政府受教一
款節該察外官資高者罕少窠闕數多除授之際互相妨礙勢難充差
則主掌吏兵曹啓聞取旨施行已有成法窠闕雖多銓曹拘於三十月

加資之法未得時時啓請因此非徒除授防礙淹滯者甚多自今參外
各品廢貶等第憑考並限十五月加資其等第憑考節次更議以聞又
傳旨兵曹元典一款節該武科一等直拜從七品二等從八品三等從
九品並於武職叙用今一等第一人授從七品第二人第三人皆授從八
品有違元典之制自今一依元典叙用○傳旨兵吏兵曹近年既立循
資之格又立行守之法待滿三十月乃加一資勤謹奉職者隨例遷轉
無故罷黜者鮮少其中或有窠闕不足因而作散者後雖復叙其加資
之限則只從復叙後日月施行實爲可恤今後連三中間四中下等者
犯罪罷黜者外窠闕不足無故作散者及臺諫犯公罪作散者依喪前
通計例通計作散前日月加資復叙之時不待保舉若有相當窠闕罷
職辭緣與日月具錄啓聞叙用永爲恒式○十一月丙子朔軍器監提
調李蕘啓今承傳旨銅鑼非本國所產以水鐵鑄火砲試之臣盡心布
置然水鐵性強不堅故未易鍊鑄臣聞北方野人以水鐵農器易軟鐵
爲軍器者頗多本國未知其術宜令禮曹問於野人來朝者若不以實
告則慶城人傳習野人者亦多宜驛召才良者傳習爲便下禮曹○掌
令李蓄右正言許鍾啓禮之罪干係十惡不可輕宥乃命付處已蒙聖

恩曾未數月量移京畿實為不可乞收成命 上曰爾等雖反覆言之予終不聽蓄等更啓曰禮保首領死於竄所已云足矣不宜復加恩宥以毀邦憲臣等之請不可不從 上曰仁罪之首也固當置之於法若禮則予初不欲加罪只從臺諫之請罪之若終棄之則已如不棄也移之畿內何不可之有爾等何請之固也○先是宗盛家所遣僧光俊致書禮曹凡六條請定一年往來船隻之數一也因饑饉請穀二也請苧布及豹皮三也清孤草島釣魚四也請令其下人戶寓居富山浦五也請於東萊沐浴六也命禮曹與政府議之領議政黃喜左叅贊權躐右叅贊李叔時等議沐浴可從請其餘宜皆不許右議政申槩議一島內角立雄長者至于五六漸不可長船隻定數之請須當固拒也今聽其請則宗彥次郎宗茂直早田等必援例相繼來請其勢甚難也若以為盛家之請不可不聽則盛家宗貞盛一家人也加貞盛船一二隻可也至於所請之穀宜於例給三十石加給十石沐浴亦宜允許其他皆不可從左贊成河演右贊成皇甫仁禮曹判書金宗瑞叅判尹炯等議宗彥七受其圖書一年船已定七隻盛家以此援例勢難固拒然盛家之勢下於彥七一年船定為四隻為便且其島饑饉大甚所請穀宜加給

十石富山浦寓居人亦宜許一戶而沐浴亦令禮曹據東平館呈報政
府而後許之可也其他不從爲便從演等議○丁丑傳旨吏兵曹元典
一款節該文科出身依已行科舉格例試取其中選者乙科第一人直
拜從六品第二第三人拜正從七品丙科並正從八品同進士並正從九
品俱於京外相應窠闕以次銓注元有職者陞一等武科一等直拜從
七品二等從八品三等從九品並於武職銓注元有職者陞一等今因
是法文科乙科三人及武科一等三人並皆叙用而其餘則京外窠闕
不足未即叙用有違元典之制近新定散官之法與實職無異宜自今
乙科則依已行格例叙用丙科元職從八品以下及白身並授正八品
散官同進士元職從九品以下白身並授正九品散官其餘有元職各
品中丙科與同進士則並加一資應分館者依例分屬各館例拜九品
者以前散官稱行差下例拜八品者仍資差下以次陞轉去官武科亦
依元典定品二等授從八品散官三等授從九品散官元有職加資及
武職窠闕銓注之時亦依文科例稱行差下以爲恆式○傳旨吏曹前
此傳旨內有服之親叙用之法白身則初授八品允授職者待滿十五
月加資四品以上加資依朝士例施行受職後待滿二十月作散前銜

年久者敦寧府錄名啓聞臨時隨品叙用其中有才幹可用人及特旨
除授者不在此限然此法已立而節目未詳受職滿十五日加資後滿
二十月作散及其復叙又滿十五日加資則前受職時加資後五月不
得通計殆爲不可其加資後作散前五月依喪前通計例復叙時通計
加資○傳旨吏兵曹守令及萬戶千戶已赴任行公得病解任者非托
疾窺免之例今後上項各解任後未盡月數准計不叙○戊寅王世子
率百官行冬至望闕禮停本朝賀禮議政府進表裹鞍馬諸道進箋○
己卯臺諫固啓禮之罪黨於不忠初從輕典只黜于外今未久而量
移竹山實爲不可請還貶所 上曰卿等何固執也若終棄此人則已
否則豈無放還之時卿等之請似難從矣臺諫更請曰禮罪非過誤也
殿下只以議親寬貸之放黜未幾遽移近畿臣等實有憾焉請從臣等
之望 上曰禮實愚惑誤從其兄不義此非終棄之人卿等何固執如
是也予終不聽更啓曰法者不可不謹倘有不謹或至陵夷况君臣之
分尤不可不謹仁等之罪國人皆曰可殺 殿下施恩只黜于外其黨
禮配于求禮國人皆缺望今又未滿五六月量移畿甸國人皆以謂禮
等之罪極矣何前日遠置于外而今日遽移畿甸乎近日文承宥之事

從輕之弊有以啓之也臣等之請不可不從 上曰卿等之言予已悉

知○庚辰召右議政申槩左資成河演右贊成皇甫仁左參贊權暉右

參贊李叔時大提學鄭麟趾戶曹判書鄭奉禮曹參判尹炯 王世子

引見槩等議田制既兩 王世子又引見河演及都承旨李承孫書雲

判事李純之等問貢法年分以監司所啓為定或遣朝官定之何者為

便皆以為遣朝官為便○辛巳太白晝見○議政府據吏曹呈啓參外

各品加資之法十五月內 二上以上加資一下及連二中者罷黜間二

中及一淺一中一上者仍十五月內雖未滿三考一淺一上及二上者

加資一淺一中及一上一中者仍從之○司憲府司諫院上疏曰人臣

之罪莫大於不敬不敬之人天地所不容王法所不赦禮也黨仁不敬

同犯十惡固當明正其罪以嚴黨惡之罪 殿下特以議親不抵本罪

只竄于外此禮之萬幸也為禮之計安分在竄以延餘生可也今乃使妻

上言敢于天聽其不敬之心益以著矣特寬其罪反施仁恩臣等竊

為聖明惜也伏望 殿下俯循輿情命還竄所以懲黨惡不敬之罪不

免○賜咸吉道都觀察使鄭甲孫酒肉仍賜樂以壽母時甲孫以事召還

于京○壬午太白晝見○上與王妃移御錦城大君瑜第○丙戌文武

百官違負聖節○戊子傳旨田制詳定所土田結卜改定及田品等第
年分高下分揀收稅之法欲先於忠清道清安庇仁慶尚道咸安高靈
全羅道高山光陽等六官自今年試之其可行條件擬議以開田制詳
定所議以爲一本國因高麗之舊三等之田皆用方面之數不計實積
地之膏瘠南北不同而其田品分等不通計八道只以一道分之故
三等田膏瘠不同納稅輕重頓異富者益富貧者益貧深爲不可若通
考諸道田品分爲六等則庶幾田品得正收稅以均一下田一結之
地其積五十七畝以此爲准先定所出之數大率上上年一等水田所出
以八十石爲定六等水田所出以二十石爲定其間四等均分之二等
水田所出六十八石三等水田所出五十六石四等水田所出四十四
石五等水田所出三十二石旱田所出准水田之數依前例折半爲定
假令上上年水田之稅收米二十斗則旱田之稅黃豆則二十斗田米
則十斗之類一二結五十七畝收稅亦依此二十分而稅一上上年一等
田稅三十斗二等田稅二十五斗五升三等田稅二十一斗四等田稅
十六斗五升五等田稅十二斗六等田稅七斗五升一年分分爲
九等十分爲率全實爲上上年九分實爲上中八分實爲上下七分實

爲中上六分實爲中中五分實爲中下四分實爲下上三分實爲下中
二分實爲下下上中一年一等田稅二十七斗二等田稅二十二斗九升
三等田稅十八斗九升四等田稅十四斗八升五等田稅十斗八升六
等田稅六斗七升上下年一等田稅二十四斗二等田稅二十斗四升
三等田稅十六斗八升四等田稅十三斗二升五等田稅九斗六升六
等田稅六斗中上年一等田稅二十一斗二等田稅十七斗八升三等田
稅十四斗七升四等田稅十一斗五升五等田稅八斗四升六等田稅五
斗二升中中年一等田稅十八斗二等田稅十五斗三升三等田稅十二
斗六升四等田稅九斗九升五等田稅七斗二升六等田稅四斗五升
中下年二等田稅十五斗二等田稅十二斗七升三等田稅十斗五升
四等田稅八斗二升五等田稅六斗六等田稅三斗七升下上年一等
田稅十二斗二等田稅十斗二升三等田稅八斗四升四等田稅六斗
六升五等田稅四斗八升六等田稅三斗下中年一等田稅九斗二等
田稅七斗六升三等田稅六斗三升四等田稅四斗九升五等田稅三
斗六升六等田稅二斗二升下下年一等田稅六斗二等田稅五斗一
升三等田稅四斗二升四等田稅三斗三升五等田稅二斗四升六

等田稅一斗五升一六等田皆以五十七畝爲結而依此收稅各異則
非惟節目煩碎科田出軍賦役等事計筭甚難當依前例結卜廣狹各
異分定而同科收租如從六等田稅七斗五升同科定結則一二等之
田過狹從一等田稅三十斗同科定結則五六等之田太廣由是廣狹
不中故以五十七畝所定之數推而演之以二十斗同科定結則六等
田之結一百五十二畝五等田之結九十五畝四等田之結六十九畝
三等田之結五十四畝二分二等田之結四十四畝七分一等田之結
三十八畝上上年收稅二十斗上中年收稅十八斗上下年收稅十六
斗中上年收稅十四斗中中年收稅十二斗中下年收稅十斗下上年
收稅八斗下中年收稅六斗下下年收稅四斗一以六等田結實積開
方所得一面之數各有寸分之奇計筭甚難故六等田每一面分爲百
爲其田所量之尺一等田尺周尺四尺七寸七分二等田尺周尺五尺
一寸八分三等田尺周尺五尺七寸四分四等田尺周尺六尺四寸二分五
等田尺周尺七尺五寸五分六等田尺周尺九尺五寸五分如此則尺
有六等長短而數則皆以百尺爲面萬尺爲積雖不熟筭者計之無難
一各道監司每邑審定年分災傷外禾穀實不實雖不同揔合而十分

為率以全實為上上年九分實為上中年八分實為上下年七分實為
中上年六分實為中中年五分實為中下年四分實為下上年三分實
為下中年二分實為下下年水田旱田各分其等以某縣水田為某等
年旱田為某等年以啓一分實則未及九等之分當免租稅一各道監
司啓本或下議政府六曹擬議啓聞定其年分或遣朝官更審後啓聞
定其年分臨時擬議取旨施行一正田內陳荒之田皆每年可耕之地
而人或多執互相陳荒或惰懶不耕由是田多陳荒甚為不可內陳及
全陳並宜收稅一續田內如有陳荒之地令守令受作者告狀親審傳
報監司監司首領官更覈其數啓聞免稅一正續田內因水沉沒之田
亦令作者告狀守令親到審量傳報監司監司首領官覈實以待京官
考驗姑令其官錄案結卜之數啓聞免稅一災傷之田除片段災傷外
衆所共知連伏十結以上全損之田守令親審報監司監司啓聞後分
遣敬差官災傷分數啓聞取旨減其租稅一右陳荒沉沒災傷之田其
官守令如有故不得親審者監司差人親審覈實守令怠惰不行親審
者及以起為陳以陳為起災傷陳荒沉沒之田妄冒呈報者依元典以
實為損條治罪一雜位之田改詳定前姑將古基并計奇零小數盡給

一字五結之法依已行格例施行從之○戶曹啓今將各道敬差官啓
本曹與議政府田制詳定所同議各道士田全災傷處宜全免其稅七
分以上災傷半減其稅清安庇仁高山光陽咸安高靈等六縣內清安
庇仁兩官有災傷七分以上處依新制下中例收稅從之○庚寅議政
府據禮曹呈啓設碑閣所以傳久也而營構不固且無看守之人易致
頽圯壓毀碑石反為有害宜自今勿設碑閣其已設者亦皆撤去繚以
垣墻如值雷雨寒凍時令所在官以物厚裹勿致損毀至若諸山陵碑
殿營建堅緻且有監守者勿毀為便從之○辛卯 王妃母夫人病劇
夜五鼓幸其弟問病夕還官命安平大君瑢聚僧徒祈禱○上命晉陽
大君瑒傳旨集賢殿曰中宮之父以罪伏誅妻子役為官奴婢 太宗
絕不為親使中宮不得行喪後以 太宗遺教削其母賤案歲時中宮
或幸其第獻壽或迎入宮中行母子之禮今其母病劇脫有大故中宮
行喪何如其稽古典擬議以聞直提學辛碩祖直殿金汶李季甸應教
鄭昌孫盧叔全等議曰臣等謹按漢上官桀及安宗族既滅皇后以年
少不與謀得不廢皇后母死葬茂陵東郭置園邑二百家長丞奉守皇
后自使私奴婢守桀安塚竊謂婦人內夫家則不得顧其私親況今至

尊既以義斷恩不得爲禮 中宮與 至尊一體承宗廟奉祭祀豈可
獨行其喪禮哉前日 太宗處置變凶得中不可易也若其致奠等事
乞依上官皇后自使奴婢守塚故事私展其禮庶乎私恩公義兩全而
無憾矣中庸曰期之喪達于大夫註喪服自期以下諸侯絕大夫降儀
禮喪服圖諸侯絕旁期杜氏通典東晉王朔之問至尊爲后之父有服
否范甯答曰王者之於天下諸侯之於一國義無以異今謂粗可依准
孝武泰元元年王鎮軍薨服制三月開元禮爲皇后父母舉哀制總麻
三月之服竊以中庸及儀禮考之后父母之喪三代以上必無其制至
晉始有服三日之議又唐有舉哀總麻之制然通典有公族罪惡絕服
之議漢上官皇后使私奴婢守祭安塚是則雖至親苟有罪惡義已絕
矣不得伸其情前日之喪旣以得罪宗社絕不爲親不得盡其情禮若
中宮平日覲省一時私恩固無害義至於服制禮葬事關大體不宜前
後異同 王世子引見右議政申槩左贊成河演都承旨李承孫集賢
殿直提學辛碩祖直集賢殿金汶李李旬應教盧叔全修撰梁誠之傳
旨若曰沈政丞受罪後其親屬皆沒爲奴婢又藉其家廩後大臣請還
給家財 太宗從之且 太宗遺教在焉至丙辰因早有言削沈氏賤

案者予乃從之其罪已蕩滌矣今若一拘於法不得行喪則無乃薄乎
具 中宮行喪之制擬議以聞槩等曰受罪後承 太宗遺教已赦其
罪且削賤籍又受夫人爵牒出入禁闈臣等謂 中宮行喪爲便承孫
沒等議如前叔全更啓曰其罪雖云蕩滌 祖宗已絕之 中宮與至尊
一體承宗廟奉祭祀至尊不得盡其禮則 中宮安可行之哉世子將
是言以啓 上曰叔全等以綱常言之似有理然無乃不稽變通之義
乎中宮行喪正合情理大抵毋見黜於父則當降服古有其制大夫人
雖不蒙赦賤案未削中宮其可絕不爲親乎是不可爲也行喪可矣其
更議槩等曰 上教允當孫沒等曰見黜於父與得罪於君固有間
矣然賤案未削則平人猶可行喪也 中宮配至尊與至尊一體而大
夫人得罪於 太宗則無異見黜於父之母也行喪不可世子更啓
上曰若國葬及舉哀吊喪等事予不爲也中宮則當服矣命集賢殿考
皇后行喪古制以啓仍命議政府更議以聞領議政黃喜議已赦其罪
矣 王妃義當行喪國葬亦無不可河演皇甫仁權躔李叔時等議行
喪可也國葬不可○壬辰傳旨吏兵曹各司提調薦狀啓下吏兵曹受
職可否更不磨勘叙用未便今後各司薦狀啓下後授職可否該曹須

即磨勘啓聞叙用以爲恒式○以崔閔德領中樞院事李穡爲中樞院使崔士儀仁壽府尹鄭孝全奉憲大夫慎幾刑曹參議金召南司憲掌令李繼和司諫院左獻納咸吉道都察使鄭甲孫加資憲中樞院使仍兼本道都觀察使崔叔孫慶尚道右道都節制使○聞無疾妻死賜棺槨及賜米豆并二十石紙七十卷○癸巳太白晝見○賜宴集賢殿春秋館治平要覽歷代兵要儀註詳定諸儒于集賢殿命晉陽大君瑑押宴○傳旨刑曹司憲府自今司謂司鑰書色飯監別監小親侍及闕內凡諸給事之人犯法者鞠訖啓聞後科罪以爲恒式○吏曹報議政府曰各道觀察使節制使經歷都事祿俸皆從實職降一等頒給已有舊例自立行守之法以後假如已授嘉善者以行僉知出爲觀察使則祿俸降從同五科守四五品者還降五六品後爲都事則祿俸亦降從十一二科甚爲無制況今行守之法陞守人還降職事者科田承蔭許從已經職事宜從此法以已經職秩頒祿議政府啓曰朝士祿俸之科因職事卑高或陞或降非以曾經高科而終不降也獨於觀察節制使經歷都事祿俸不論時職之科皆以曾經高科降一等頒祿不可也且行守之職固非實職宜從時職散官降一等從之○甲午左贊成河演左

叅贊權躡等將本府之議啓椒水行幸之後已有驗効請明年又幸椒
水 上曰去春行幸之時頗有其驗今秋未見其效予不復幸也演等再三
請之終不允○左叅贊權躡進謝賜宴詩其序曰今月十八日承政院
傳旨召春秋館臣躡等暨僚佐諸臣特命晉陽大君賜宴于集賢殿光
增文苑榮動縉紳恭惟我 殿下聖學高明崇儒右文之治爰越千古
嘻噫盛哉臣躡猥以末技遭遇 聖明膺此異寵榮幸莫比顧其感激
圖報之誠何以宣露故不揆鄙拙謹成唐律四韻詩一篇以進詩曰幸
際文明運偏承聖主知經筵叨顧問翰苑荷恩私錫宴榮逾重糜身報
未期萬年祈永命晨夕貢丹思○時集賢殿修撰李善老請於宮城西
鑿貯水池引入永濟橋又於開川之水禁投臭穢之物今水清潔下其事議
之領議政黃喜右議政申槩左贊成河演右贊成皇甫仁禮曹判書金
宗瑞右叅贊李叔時藝文大提學鄭麟趾判漢城府事李孟珍禮曹
叅判尹炯等議鑿池宜待來秋更議開川之水令各部及漢城府郎廳
修城禁火都監郎廳分掌城內各戶臭穢之物令勿投棄務要淨潔漢
城府堂上禁火都監提調當加考察亦令司憲府無時糾舉左叅贊權躡
上書以爲風水之說論者非一不免有抵牾舛錯者似難以一書所言爲

定況其書有論墓雩者有論建都設邑者又有以一事而或言吉或言凶未定其說者豈可以洞林一書遽爲難行之禁乎臣恐民受其弊而國無實應也下風水學議之○乙未右議政申槩左贊成河演左參贊權躔等又請幸椒水 上曰予之不從卿等之請非以謙讓亦非以民弊也如有推息之事可爲不爲則卿等固請可矣至如椒水行幸係予一人之病古人有朋友喪明則哭之况一身之病予豈不念哉今予不欲復幸者以其無効非爲有弊也卿等之請每以毋拘小弊爲辭予若見弊則去春災變荐臻而尚從卿等之請今冬雖云凶歉若盡救荒之策則可以活民今日之軫慮非如去秋之甚敢違卿等之請乎去秋之幸予本不欲卿等固請予勉從之今若可爲何敢不從且予衣食皆出乎民不能無弊予知其弊而不得不衣之食之獨於此事何計民弊而不爲乎中宮母夫人有疾欲嘗椒水予不計民弊傳驛致之况於一身之疾其敢忽乎且予於前日置驛輸致椒水水味稍變然行幸則期限有定多不過六七十日傳驛則一年三百六十日無日不致不猶愈於行幸乎卿等之請予斷不從也槩等更啓曰去秋風氣寒冷未見其効明春風和之時意必有驗 殿下雖以不計民弊爲言然不欲行幸實慮

弊及於民也 殿下一身宗社安危係焉豈可念小弊而不思大體乎
明春行幸不可不爲也 上曰卿等以宗社安危爲言來請之意懇惻
無復有言予之荅辭亦止於此 梁滌泣啓曰去秋未有明効來春又無
其驗則臣復何言試可乃已 上曰卿等之意予悉知之○傳旨吏曹
自今京中久任及箇月各人外方守令教授官萬戶千戶監牧官察訪
水站判官等在任遭喪終制後若有相當窠闕未待保舉啓聞叙用以
爲恒式○議政府據兵曹呈啓兵曹承政院書負逆兒隨品差下已有
定制而其後不考舊例又立陞資之法書負非東班各品之比不可用
循資之格乞依都目去官例隨品差下以爲恒式從之○戊戌議政府
六曹請幸椒水 上不允再三固請 上曰予更思之○左正言申自
繩啓今以李義山除敦寧府注簿義山罪犯綱常請罷之 上曰此非顯
官無妨也自繩更啓敦寧府雖非顯官乃擬受議親之官也若此人受此
官則作罪者固無懲艾之路請從臣等之請 上曰義山近親也故除此
職若等勿言○己亥三韓國大夫人安氏奉議政府六曹中樞院承政院
陳慰命領議政黃喜右議政申槩左贊成河演右贊成皇甫仁左參贊
權躔右參贊李叔疇禮曹判書余宗瑞都承旨李承孫右承旨柳義孫

僉知中樞院事卞孝文等議定中宮奔喪成服之儀仍命襲斂之具皆官備給之又賜賻米豆各一百石紙二百卷白木絲十匹白苧布十匹纊布一百匹○全羅道都觀察使啓監牧官之職不過考諸島馬畜孳息而已守令萬戶皆兼監牧以掌其事監牧官巡視牧場率一歲不過二行因此所歷州郡糜費公廩其廢不貲況司僕寺每年春秋點檢諸島馬畜監司亦察兼監牧守令萬戶能否則監牧官可無也請罷之其諸島牧養之狀令點馬別監兼行檢察啓聞移文監司以憑黜陟下兵曹議之○庚子 王妃奔喪于大夫人第奔喪儀忠扈衛設行宮幄次於主人第大門內之右南向主人五屬之親先集主人之第前期陳素繖扇於宮門外司僕進至輦於閣門外應陪從者皆素服 王妃具素服垂輦以出哭從臨者哭從不絕聲 王妃至主人第降輦哭入從臨者隨哭五屬婦人皆哭 王妃進殯帳前撫心哭從臨者皆哭五屬婦人應升者升哭如常 王妃哭一哀贊哭止從臨者皆止哭尚儀啓請出就幄次 王妃哭出內門從臨者隨哭贊哭止 王妃止哭從臨者哭止就幄次○別侍衛李璣獻玉帶賜內廐馬一匹○都巡察使鄭麟趾定忠清道清安庇仁全羅道光陽高山慶尚道咸安高靈田品

以啓○辛丑 王妃移御廣平大君璵第○禮曹判書金宗瑞啓 上
及中宮東宮皆致奠于大夫人安氏何如 上曰中宮東宮可矣予則
不當致奠也○壬寅 王妃成服大袖長裙蓋頭布頭簪竹釵裹腮手
衣帶疏屨侍女十四人水賜六人巴只三人房子四人皆麤布長衫素
笠素鞋宦官三十人司鑰二人飯監四人皆麤布直領麤布頭巾麻帶
白皮鞋小親侍八人皆麤布直領麤布頭巾麻帶繩鞋成服儀別殿東
壁下設床席爲成服位西向 王妃仍素服就位哭從臨者皆哭尚儀
啓請哭止成服 王妃止哭尚服奉齊衰服跪進 王妃服齊衰贊哭
王妃哭應陪從者服齊衰入位北向立四拜訖尚儀啓請哭止 王
妃止哭從臨者皆止哭 王妃就舍別次成服前 王妃於別殿素服
侍女同成服後亦同成服後闕內 王妃服色除絳紫用灰色與青黑
色侍女亦同出外則服喪服宦官烏紗帽角帶出外則亦喪服○十二
月巳酉奉徽洪氏女卒年四歲也○辛亥 上以廣平大君璵患瘡疹
移御延昌君安孟聃第○壬子廣平大君璵卒璵字煥之號明誠堂
上之第五子也以洪熙乙巳五月壬申生宣德七年壬子正月封廣平
大君自少力學通孝經小學四書三經徧閱文選李杜歐蘇集尤長於

國語左傳至於音律筭數亦極其妙善屬文書法亦妙挽強射遠又能擊毬 上命總簡儀宗簿事綜理得體 上追念撫安君無嗣命以為後以主其祀璵患瘡疹 上憂甚醫療多方竟莫能效至是卒 兩宮震悼輟朝三日璵性度寬洪容姿豐美聰明孝悌雖奴隸僕從未嘗叱咤人皆愛之謚章懿敬慎高明章溫柔賢善懿一子溥初璵病劇 上徹夜不寐及卒終日不御膳都承旨李承孫等啓曰 上有宿疾哀慟過禮請進膳 上曰予當從之然及暮但進粥少許而已命白波令常主喪以僉知中樞院事鄭陟下孝文禮賓少尹閔瓊護喪事又命同副承旨李思招亦往監之凡沐浴飲殯之具皆官庀之政府六曹上陳慰箋曰溫良夙德端為宗室之英俊偉豐姿奄隔泉扃之秘哀纏宸極慟結輿情伏惟願寬 聖懷之悲以答臣僚之望○上移御東宮○議政府據禮曹呈啓今廣平大君率宜令諸道進陳慰箋不允○癸丑承政院及政府六曹陳慰 中宮政府六曹仍啓臣等聞昨日一不進膳今已日晏亦不御膳臣等驚駭古人云毋以死傷生故雖父母之喪年過五十不成喪矧今日之事於至尊無一日之服且 聖體本有宿疾不可哀痛過禮請進膳以慰臣等之望 上曰當從卿等之言○甲寅命

遭司僕少尹李思曾于巨濟糾察牧場○都承旨李承孫等請復常膳
不允領議政黃喜右議政申滌左贊成河演禮曹判書金宗瑞右叅贊
李叔時等亦請復膳不允○乙卯領議政黃喜等請進肉膳 上曰
予時無疾恙不可從也右議政申滌更啓 殿下時雖無恙病根或萌
後必有悔況有 太宗遺教宜進肉膳 上曰予不從卿言卿等必以我
爲無禮然所言不可聽喜等又固請終不允○丙辰開城府留守柳季聞
來陳慰○議政府六曹大司憲等啓 聖躬違和不宜久御素膳今已
經五六日猶却常膳臣等實有憂慮請從臣等之望領中樞院事崔
閔德判中樞院事趙末生兵曹判書韓確等又啓 太宗嘗曰 主上
不能素膳奈何因泣下 聖教昭昭今猶在耳而乃不許常膳如此
太宗在天之靈其肯安乎 上曰予若有疾何待卿等之請今予平安
卿等勿言喜等更啓 上年垂五十今又違豫衰毀過禮 太宗遺教
昭昭不可不從 上曰卿等反覆言之予終不許喜等更啓素膳之制
於禮無據且 王妃服 夫人喪已過十三日尚不免衰昔 元敬王
后之喪十三日免服今 王妃之喪已經十三日反重 王后之喪輕
重無序 王妃一身上配至尊不宜得伸私喪請命除衰 上曰今予

安寧肉膳不可許也中宮免服禮官其議以聞○禮曹判書金宗瑞與
都承旨李承孫同議啓昔元敬王后之喪十三日而除乞依此例免
衰以淡服終期年上曰中宮免衰當更議之侍從之人宜皆脫衰宦
官司饗諸人亦宜免衰著淡服烏紗帽里角帶○盲人池和稍知筭命
上嘗以事遣內豎卜之和不在其家內豎使從者尋之得於護軍金閔
家和大醉託託而來對內豎言頗驕傲且曰今日醉不能卜矣內豎以聞
上大怒繫義禁府鞠之義禁府啓方上之哀悼和與閔飲酒食肉
大不敬且不直言其情請拷問之上曰和陰巧無狀但以筭命自
太宗朝蒙恩受職至于今亦授職秩恩幸至矣今乃不敬如是雖置重
典無少矜恤若金閔之罪非會飲比因和來飲之酒耳固當勿問乃統
和于珍島司憲府請之改流會寧府○承政院啓醫負裴尚文治廣平
大君之疾不能調攝以致大故請鞠之司憲府亦請尚文罪上曰尚
文本益浪人也然此非尚文之罪乃其命也昔誠寧大君之卒亦罪醫
者時人譏之然其醫不知病證治療失宜故予請治其罪非太宗意
也今尚文則異於是自古人君以愛妾愛子之死多罪醫者予實非之
竟不允○丁巳召左贊成河演知中樞院事李蕝禮曹判書金宗瑞都

承旨李承孫左承旨姜碩德及李正寧集賢殿校理魚孝瞻吏曹正郎
鄭軾典農注籙安知歸等謂曰昔秦始皇穿治驪山始用厚葬後世非
之然周末魏安釐王厚葬是則自三代時已有厚葬之議矣至漢文帝
欲用北山石爲槨張釋之深言其弊然厥後率多厚葬又喪欲速貧死
欲速朽之語有若曰是非君子之言也果夫子見桓司馬自爲石槨三
斗不成有爲而發也况孔子制四寸之棺五寸之槨孟子亦云不以天
下儉其親然則厚葬聖賢本意也秦漢以後諸儒有薄葬之議是乃
救時之弊非其本意也元敬王后之喪墓中蓋石當用全石太宗
以爲不必如此遂命剖之知兵曹事郭存中從而順之其時大臣亦皆
透濶不力請予獨請之不得夫厚葬本人之至情名爲厚葬而不爲完
固甚不可也漢呂太后崩用水銀至赤眉之亂猶且如生宋真宗李宸
妃亦用水銀不朽此雖非可法之事亦不欲速朽之意也地理家有乘
地氣之說然歷代帝王陵寢之制類不用其術務要完固至有用石槨
者如欲完固必不能乘地氣欲乘地氣似難完固今當如何也予非欲
厚葬也第惡不完固爾上無滲漏下無貯水以致完固其策何如漢宗
瑞承孫碩德等議兩室中各鋪全廣石以防水潤廣石上面鑿水道通

于門扉石外使水氣不得停滯仍置石床高五寸許廣准外器之廣乃
安梓宮于其上其門扉石外水滲之術如箴議李箴議壙底圍以石砌
實土築之高若于許與石砌平而止上置黃腸無足床以安梓宮若滲水
則從石砌四面至旁石隅石滿鋪薄石於薄石上刻水道達門扉石外
承以銅管以引水管中實碎石管端置薄釵銅以防虫蛇又以銅壺承
釵銅下以停水如此二三節然後掘坎填石以滲水爲便李正寧議
地氣不可不乘壙底用廣石甚爲未便魚孝瞻安知歸等議廣石及石
床於防水固爲便益但人受天地之氣以生體魄依土是理之常也若
於萬世之後黃腸朽依於石上恐有未安之理請勿用廣石及石床
專以三物築之置黃腸無足床其滲水之方只於門扉石下面鑿水道
仍用銅管釵銅如箴議鄭軾議與孝瞻同但勿周三物用土築之上
曰所議皆是然非今日可定命承孫碩德與孝瞻等更考古制以聞○
戊午議政府六曹大司憲啓 殿下一身係宗廟社稷當自慎重况違
和已久不可以御素膳請復常膳以從臣等之望 上曰予本擬期月
今因卿等之請待十五日當許之更請再三 上曰待七日後從之卿
等且去○己未判中樞院事趙未生上書辭職曰臣本庸才固無片善寸

功之可錄長享厚祿位極人臣是豈臣平生之所望恭惟 主上殿下
德全仁孝動法舜文謂臣爲 太宗使令之舊物不遺收錄待以耆者
之禮臣以盛滿且以老病上言乞退者再三伏蒙賜書之命曰擇授
閑官不可求去荷此深眷以至於今然臣年七十筋力日衰桑榆晚景強
顏尸祿臣心有愧公議可知伏望諒臣至情免 臣職事不允○上始復
常膳○命左承旨姜碩德往行禧宮審視修葺之處蓋將移御也○傳
旨禮曹承政院印信依二品衙門例改鑄○庚申移御錦城大君瑜第○
司憲府不署禮曹佐郎李善老告身善老上書辭職曰臣以庸資物議
不孚不宜覲面在官請罷巨職因內豎密啓曰臣受命觀地理書憲司
非笑之不署告身爲此也 上怒傳旨承政院曰善老言不署告身爲觀
地理書也善老承予命以觀憲司非之無乃不可乎予欲覈之何如僉
曰請召臺諫問之召掌令李蕃問曰善老告身何故不署蕃曰署謝之
法諫院若駁議不署則本府亦如之今善老告身諫院經二坐不署且
不署非始於善老自乃父而然故今臣等亦經二坐不署又召司諫院
左正言申自繩問之自繩對曰儒者當謹身勵節今善老輕儇驕傲好
在人上故不署 上又謂承政院曰善老之爲人予未詳知然人言有

才學大抵世俗爲上所信者多有間言善老之觀地理書實予所命今
諫院對以他事將何以處之且善老以卿等所見何如九事要在不爲
人所欺諫院若諱不署之由則大不可也左承旨姜碩德右副承旨朴
以昌同副承旨李思哲等曰善老能文善書信多有才至於便利則有
之其他臣等實未知今諫院不言其由而遽劾之實難若問善老何以
知事出地理則可知矣上不報但命還給善老辭狀又命憲司速署
之善老欲還上辭狀時禮曹判書金宗瑞適到承政院強止之善老爲
集賢殿修撰以風水之說上書請澄清開川之水失儒者志操又嘗爲
注書奸尚衣院婢於禁內士林喧騰故臺諫不署告身善老以風水之
說稍爲上知自以爲得幸於上深銜臺諫不署告身遽欲辭職以
撼臺諫故上召問之臺諫難於顯言權辭以對上始疑善老之爲
人○癸亥司憲府上疏曰署謝勵士之藥石誅心之鈇鉞關於風教不
可不重善老之不署告身匪自今始也自其父丙爲然且其爲人挾才
驕人心行輕薄士林鄙之爲善老者反求諸已改行易慮而已安有怨
於人而况人臣非身病親疾則不可遽辭爵命今善老但以未出告身
怨對臺諫遽欲辭職敢煩天聰其在悖之心無禮之狀著矣人臣之

道果如是乎孔子曰如有周公之才之美使驕且吝其餘不足觀也善
老驕盈慢人雖有小技何足取乎伏望 殿下許令罷黜以礪士風不
報掌令李蓄啓臣等聞命已署善老告身然臺諫署人告身或論祖先
疵類或以其人過失以不署經則受職者寅緣臺諫官私自別白例也
不可仰瀆君上且不署善老告身非獨今時自受奉禮而然又諫院再
不署經故臣等尋求不署之由未聞有祖先之咎又無他所聞故將欲
署之令者善老遽爲呈辭煩黷天聰請劾其罪 上曰善老時方任事
不宜劾問且此善老過慮所致何必罷黜蓄啓今以前銜任事者頗多
雖罷善老之職任事無妨也且善老以年少朝士當仕進之初乃爲如
此之事心行不肖不可不懲 上曰汝言是矣然君上雖大罪亦當赦
宥况此小過乎善老既不知大體又不能深慮輕躁耳何足劾也○司
憲府啓禮曹判書金宗瑞以一曹之長所掌祭祀不即檢舉文移稽緩
又於劾問之際辭甚狂悖蔑視臺綱其罪不細伏望 上裁特命勿論
○王世子遣中使致奠于大夫人安氏○甲子禮曹判書金宗瑞上書
曰臣性本昏愚加以不學凡百事爲皆出人下稽考古禮尤爲所短本
曹職掌百禮承奉祭祀應對賓客地切任重非庸材所堪當爰自受命

以來恒愧不稱兢惶失措爲緣聖恩罔極思欲報効卡違朝夕竭力奉
公然而致力不能負山拙工徒自傷手四年之間所失非一失若由已
渾文纔至輒自服辜曷敢有違忤之心哉令憲司所劾之事實非臣之
所犯渾文過情臣亦誣服以紮耳初無欺慢之志尋自悔責罔所措
憲司數臣之罪曰狂悖但曰狂不善之狀已著又謂之悖人之惡德孰
有加於此乎古人云若撻于市言恥之甚也撻市止於一時如以狂
悖惡德加之則豈臣終身之恥抑亦子孫後世之累也如今聖代雖抱
關下吏不應有此狂悖之人况六曹之長乎以臣狂悖不宜以處禮官
且臣年踰耳順衰朽漸至忘前失後以既往之失揆之將來則所失必
是倍獲雖聖慈曲庇其如物論何伏望聖慈憐臣懇迫憫臣籲乎
俯從至願俾免臣職 上曰大抵法司論人過情豈可字字而詳解之
耶人君聽而信之則爲不德矣聽而不信則未可爲不德也豈爲後世之
累哉卿勿以爲愧遂不允○義禁府啓文承宥私奸孝道於禁內罪當
絞命減死沒爲種城官女孝道閭延官婢○右正言許鉅啓臣等前日
請罷李義山之職未得蒙允臣等反復思之義山罪犯綱常雖用於西
班猶爲不可况敦寧府乎請罷之 上曰義山雖云犯罪於予恩義

不絕授此職未爲不可錘再請 上曰予意以爲無妨然若等固請予
當議諸大臣○議政府啓臣等近聞都官未得其人今觀所決三事
皆未合義果若所聞其所掌郎官宋乙開嘗以老罷黃泳亦左遷金化縣
監今皆不可追論請罷知刑曹事林仁山職以懲後來從之○傳旨兵
曹五品以下除授依四品已上例啓聞受點以爲恒式○乙丑木稼○
掌令金召南右正言許錙等啓文承宥罪干不敬當置極刑特從輕典
臣等以爲承宥之罪前古未聞不可恕也請據法定罪 上曰承宥神
懿王后近親豈可置之極刑令刑曹三覆以懲之尋恐承宥驚惑自裁
特減一等爾等其勿言召南等再請不允臺諫闔同啓承宥罪當萬死
已有餘辜特以 王后之故未減施行臣等不勝痛憤男女混處不勝其
欲以相私奸者間或有之若承宥所爲千古未聞承宥乃於禁內恣行
淫欲雖 王后在天之靈必欲加罪今乃赦之後有非戚屬者效承宥
所爲則必加罪焉無乃非公道乎書曰以公滅私民其允懷伏望勿以
私恩廢公義 上曰若等之言誠是然予終不聽召南等更啓曰前日
慎誼君仁之罪固請不允今又輕宥此罪則其於朝鮮億萬年綱常之
道如何上曰若等雖反復言之予不忍加罪其勿復言○丙寅集賢

殿校理魚孝瞻上疏曰前者宮城北路防塞等事會議臣適移病未參
後聞其議城北之路則築堵作門以限之且於城內補土爲山明堂之
水則禁投穢物臣則以爲不必如此惟慮國論已定 聖鑑以爲小儒
好爲高論妄說是非是以兢惶聳需有日子茲然人之常情欲事一權
貴必爲其人無所不用其誠矣人生斯世所寄命者君父而已所立身
者忠孝而已則凡爲臣子欲盡補國之誠其與事一權貴固不可同日
語也况久忝侍從之列非他泛然之臣之比則其用心亦不以泛然自
處矣儻有利於國至蹈自刃固所甘心若徒尚高論於身無益於國無
利雖病風者必不爲矣臣於地理之書未能編博僅所讀者亦掩卷輒
忘未領其要又學問淺薄本無識見但於蠢愚固執之意妄謂地理之
說三代以前無有故儀禮周公之制也惟筮宅卜日而已孔子亦曰卜
其宅兆而安厝之兩漢以降始有其術各立吉凶禍福之說惑世誣民
甚矣至唐太宗以陰陽雜說詛僞既甚拘忌亦多命太常博士呂才刊
正削去才皆爲之叙質以經史識者以爲確論其叙葬曰古之葬者皆
於國都之北兆域有常處是不擇地也今以妖巫妄言遂於擗踊之際
擇地選時以布富貴才之言既如此則雖至唐時實爲巫史業此以

謀生野俗無識信之而有識之士所不取也至宋司馬溫公葬論云世俗信葬師之說既擇年月日時又擇山水形勢正使實能致人禍福亦豈忍使其親暴露而自求其利耶然孝子之心慮患深遠故必求土厚水深之地而葬之程子葬說曰卜其宅兆卜其地之美惡也非陰陽家所謂禍福也者地之美者土色之光潤草木之茂盛乃其驗也而拘忌者或以擇地之方位決日之吉凶不亦泥乎惟五患者不得不謹胡泳問於朱子曰至事辦之辰更以決於卜筮某山不吉某水不吉既得山水拱揖於前又考來去之吉凶又必須年月日時之皆合其說則恐不必如此荅曰須稍有形勢拱揖環抱無空濶處乃可用也但不用某山某水之說耳以此觀之地理禍福之說盛宋名儒亦皆不取也此皆載在經籍歷歷可考固

殿下之所洞覽也臣敢誣忒然則其禍福之說用之塚地猶云不可而又推類用之都邑之地則又未見其可也夫運祚之脩短國家之禍福皆係於天命人心之去留固無關預於地理是故古之賢臣進戒於君一則曰惟上帝不常作善降之百祥作不善降之百殃一則曰惟天無親克敬惟親民罔常懷懷于有仁一則曰我不可不鑑于有夏亦不可不鑑于有殷惟不敬厥德乃早墜厥命斯乃不易之

定論也且三代以前既無地理之法而歷年之永致治之美增光簡策後世莫及其所都之地豈皆盡合於今之地理之說乎三代以後都長安者則西漢歷年二百一十四西魏後周隋高祖皆二十餘年唐家至於二百九十年都洛陽者則東漢歷年一百九十六曹魏西晉四十五年隋煬帝僅十三年都建康者則東晉歷年百有五年宋齊梁陳或五六十或二三十年都汴京者則五季尤短祚或十餘年或止四年趙宋至於百有六十七年由是論之所都之地一也而其國祚脩短之不齊何若是歟臣所謂固無關預於地理者以此也而謂城北之路塞之則幅通之則禍城內之甃補之則吉不補則凶經傳故事何所據依臣誠愚昧未燭其理古者帝王都邑之制必皆面朝背市則宮城之北果皆禁行人迹歟况術家以城斷路截並論其害今觀宮城之趾入地之深計亦幾於丈許矣假如術士之言既已城斷主脉深入丈許而禁人行於皮膚之上抑未矣又補土於既斷之脉是猶割肉以補瘡安有血脉之可通乎如欲通其氣脉塞城之北路固非也築城內之阜亦無益也必也先毀宮城乎然則宮城可毀乎是必無之理也臣又按洞林照膽乃范越鳳之所撰也越鳳特五季一術士耳其所謂腥臙臭穢子孫

虧損之象者血脉篇之辭也明堂有臭穢不潔之水悖逆凶殘之象者凶氣篇之辭也詳其本文之旨皆論葬地之吉凶也都邑之形勢則不及焉蓋越鳳之意必以神道尚潔故水性不潔則神靈不安而有如是之應也非所論於國都者也至於都邑之地人烟繁盛既庶既繁則臭穢斯積必有通溝廣川經緯乎其間以流其惡然後可以肅清都下其水無可清之理矣今欲推葬地之術使都邑之水一如山間之清淨則非惟勢不能行以理言之死生殊途神人異體塚地之事豈可推之於國都乎若曰可推則地理書所論例皆如此盡可推之於國都乎我國都之形勢盡合於術而獨此數事爲未盡耶若未合於術者頗多而禍福之說例盡可推則塚地成局之內無居民矣都邑之民盡可出之城外歟况景福宮之左臂昌德宮之右臂尤爲切近可盡撤其民居乎塚地四神有交路者傷亡之兆四維有路者貧苦之兆坤上路交者多淫艮方路交者子死然則國門之直四神四維及坤艮之方者可盡塞之歟如此之類難以枚舉苟未能盡從其術則於此數事獨何惓惓此懋臣之所未解也自古邪說之興易以惑人以禍福動之也試語於衆曰某山某水不利於國則聞之者必曰臣子所不忍莫敢誰何此無他

動以禍福也夫周公孔子天下之大聖也溫公程朱天下之大賢也禍
福之說前則周公孔子之所不言後則溫公程朱之所不取不知而不
言則周公孔子爲不智知之而不言則周公孔子爲不忠知之而不取
則溫公程朱亦爲不忠然則彼二聖三賢獨非臣子而不言不取耶是則
聖賢反不智不忠於術士歟此理甚明無復可疑固聖學之所洞徹也
臣敢証其所云塞路造山等事縱使無妨於今日然非徒有戾於聖賢
之徒其末流之弊可勝言哉方今上有聖明之主下有聖嗣爲儲副又
有賢宰相相與講論治道立法定制垂憲萬世正在此時真可謂先孔
子而聖者非孔子無以明後孔子而聖者非孔子無以法者也今而試
用其術則後世必曰某祖某宗聖人也而信用之子不聖於祖宗而
取違之遂以人之貧富貴賤賢愚壽夭皆係於此時君信焉時相惑焉
妖媚之徒乘隙而進乃詭曰某山某地民居可撤某方某門可塞某位
某山可低可高顛倒吉凶誑惑人心必矣非特此也將恐前朝裨補之
說或繼踵而起則必曰某里某坊可營寺刹某邑某山可建塔廟大槩
心有所惑則必有所蔽於是君臣上下皆墮於術中謂藉此術可以致
歷年之久不懋敬厥德以爲祈天永命之實則今日此舉殆非所以燕翼

貽謀之道也可不慎哉昔我太宗恭定大王宣旨若曰先王制禮自天子至
於大夫士葬期各有月數後世陰陽家拘於多忌踰時不葬予甚憫焉
如大歲壓本命葬師最忌予嘗驗之再矣而大無妨也遂命議政府贊
成致仕鄭以吾等遍閱群書取其正論去其邪說質聖賢之首要破俗
巫之膏肓集成一書名之曰葬日通要頒布中外然後人心有定王制
復明吾東方之爲人父者乃得死不暴露而喪親之道無憾矣燕翼貽
謀之道必如我太宗然後爲至也歲月日時之拘忌我太宗旣絕
之於前其山水禍福之邪說我殿下當正之於後也伏惟殿下遠
遵先聖賢之正道近體我太宗之美意許令名儒遍閱地理之書專
以程朱司馬公所論爲宗其怪誕不經之說一皆去之亦如太宗之
所爲殿下又當致建中之極清道義之源疾於敬德而勿聽無稽之
言以天命爲主脉以民心爲案對願是天之明命用願畏于民若益修
明乎政教于以淑人心而回世道使斯道之明如日中天而致雍熙泰
和之隆以貽訓於後世務以凝天命而結民心國祚有盤石之固泰山
之安則此正億萬世無疆之休也區區地理禍福之邪說何足道哉臣
竊念世例以儒者之言爲泥古而不通然其泥於古者實亦欲通乎今

也臣今所陳自世俗而言雖若泥古質諸聖賢之道則其於闢邪說明正道作則垂訓永保天命之義未必無小補云臣守此久矣情激于中不覺言之支離無任隕越之至謹昧死以聞伏惟 殿下恕臣在簡不通之罪幸垂察焉 上覽之謂承政院曰孝瞻之論正直予見其書感動於心風水之書似未可信然古人皆用之宰相河崙鄭招鄭麟趾皆知此書若此輩可咨以風水之術如孝瞻心非其術雖仕風水學必不勉力其令勿仕然其風水學是非非我獨斷當議請提調仍下其書于風水學孝瞻嘗承命參考地理書定壽陵正穴李善老輩競爲妖說以求媚於上請防宮城北道築假山浚清開川之水論說紛紛故孝瞻上疏存之其辭極爲正大人皆多之○司諫院上疏曰人臣之道莫大於敬故過宮門必趨入宮門如不容所以廣敬也苟或人臣而涉於不敬是乃天下古今之大惡王法所必誅而不赦者也今文承宥職在鎮撫出入宮門專掌禁亂之任非不知宮禁之爲不可犯而反當入直之久將所私之女詐著男服濫入宮門率宿直所恣行無忌是可忍也孰不可忍也宜置不敬之誅以正其罪可也乃於覆奏之日特屈刑章未減施行臣等不勝痛憫且罪涉不敬關係綱常者雖在八議尚未蒙宥况承宥既非應

議而身犯不敬之大罪乎此而不誅何以戒後伏望俯循輿情將承宥
孝道不道之罪明置大法以快民臣之望不允○司憲府上疏曰過公
門下馬所以廣敬也齒路馬有誅以其不敬也罪涉不敬則雖小無赦
而况宗廟宮闕雖庸夫愚婦孰不敬畏今承宥與孝道累騎過行
宗廟不敬之心大矣及其被獲略無驚懼仍引孝道詐著男服敢入宮
禁肆行淫穢是可忍也孰不可忍也其無上之心不敬之惡死有餘辜
王法必誅 殿下但以私恩特從未減不忍之心好生之德至矣然犯
此不敬雖在八議尚不容貸而况承宥既非議親何惜一夫之軀命以
廢萬世之綱常此而不誅將恐不道之人繼踵而起燎原濫觴不及救
矣伏望 殿下俯循輿情依律施行以懲不恪不允○丁卯 上在潛
邸嘗養於本贊成尹抵妻吳氏及即位待之優厚至是卒以禮葬之賜
賻紙一百五十卷正布五十匹白布十匹米豆並七十石○戊辰以
安崇善知中樞院事李宣知敦寧府事李季隣同知敦寧府事尹祥
文館提學姜碩德戶曹參判安止工曹參判柳孟聞戶知中樞院事成
奉祖戶曹參議李純之同副承旨尹敞金何並僉知中樞院事閔騫司
憲掌令李繼善司憲持平何善譯語上信任之允中國有使事必命何

幾二十餘度率皆稱旨恩禮甚厚賞賜無比純之精於天文簡儀圭表
悉令掌之皆稱 上旨恩過特隆驟遷三品至是擢拜是職○漢城府
啓普濟院邊有小兒裸體埋馬矢中已令護養又移牒各部旁求本親
上曰慎擇有乳者養之勿令致死○京畿都觀察使許詡來啓臣以本
道人口計今秋漕轉之穀大半不足必賜京中米穀乃可救活臣意以
爲漕轉之穀因冰合皆泊於江華通津仁川喬桐等四郡若以漕轉之
穀盡給四十二州之民然後賜軍資之穀則都城以東以北飢民過都
城而受穀於四郡固爲勞弊又以漕轉之穀盡給四郡及鄰邑之民則
他邑之民遠受京中之穀亦爲困億臣請以漕轉二萬餘石待明春輸
納軍資監即賜京中穀二萬餘石則都城以西以南之民受於四郡以
東以北之民受於京中庶兩全而無弊矣上命承政院與議政府同議
以聞○己巳臺諫闔司請文承宥之罪不允○議政府據兵曹呈啓兵
曹職掌軍務關係非輕而春秋講武及門外行幸之時分曹行用奉使
之印實違大體乞令禮曹鑄分兵曹印置諸本曹臨時行用從之○議
政府據兵曹呈啓侍衛軍士有父母疾病者考所居官文牒然後給暇
已有典故今但以兄弟妻子書狀上言受由非國家之法之意自今如

有上言受由者一切罷之待闕還差從之○辛未議政府啓全羅道監鍊官
大護軍韓瑞龍巡行本道濫騎驛馬從者至七八騎貶弊州郡且瑞龍本不廉
介嘗使兩界頗有不廉之名不可用宜擇人代之上曰業已命之何必改也其
濫騎之罪移文推覈以聞○壬申讓寧大君禔
女子死賜棺槨及賻紙七十卷○癸酉傳旨兵曹行禧宮行幸後世子守宮
允城門開閉今宦官及詹事與當直承旨掌之○傳旨禮曹行禧宮行幸
間出使大小臣僚朝辭及復命皆於世子宮行之如有不得已啓達之事乃
來政府六曹亦勿閉門○傳旨禮曹今後社稷春秋及臘享永寧殿春秋
大享宗廟文昭殿健元陵齊陵獻陵四時大享臘享齋戒三日文宣王春
秋釋奠風雲雷雨雹杵先農先蠶齋戒二日並親傳香祝以上各處祈禱祭
及先王先后忌晨祭齋戒一日允齋戒日宴樂田臘刑罰屠殺舉哀吊
喪問疾穢惡茹葷飲酒等事一皆禁斷各司亦毋得行拷訊刑殺決罰等
事○咸吉道都觀察使鄭甲孫馳啓大抵本道人民惰於農業彼此流
移丐乞謀生者頗多守令勸農責罰不嚴則亦不盡心勸課將無秋成之
望其怠於勸課情迹已甚者三品以下守令及勸農色掌勿論功臣除
贖決罰二品以上啓聞科罪不報○甲戌刑曹啓蕪成均注簿金確摺撻過

惡黜其妻宜杖八十完聚從之

世祖莊憲大王實錄卷第一百六

世宗莊憲大王實錄卷第一百七

二十七年

大明正統十年

春正月乙亥朔移御駙馬安孟聃第命世子率百官

行望闕禮于景福宮停本朝賀禮堂上官以上詣時御所獻表裏鞍馬

諸道進箋○設曲宴賜宴二品以上及耆老宰樞又饋倭野人于景福

宮南廊○傳旨戶曹貢法九屬正田而陳荒者並皆收稅已曾受教然

立法未久民未悉知今貢法試行忠清道庇仁清安慶尚道高靈咸安

全羅道高山光陽六邑去年陳田之稅其勿收之○風水學承元老安

孝禮上書曰自古帝王之營宮室取山川之朝應與明堂之正穴不然

則三才之道必違前賢又曰差之毫釐禍福千里請勿出都城之內姑

移御安國坊之洞不允仍謂都承旨李承孫曰去年秋予自撤水還適

宮中未安東宮與大君咸請避居于錦城第予從之命修其第李善老

聞而上書請移御其後中宮之母與廣平連月而逝卿舉 太宗故事

或開城或衍禧宮請移 幸至再故命修衍禧宮善老又上書請之其意

以為必從吾上 書然實非因善老言也昔崔楊善請移宮室于承文

院洞令大臣及書雲觀議而乃止其議之者非欲從之也人有上書者

不可置之故耳今元老等亦效揚善善老而有是請也予不信陰陽地

理恠詆之說卿已知之矣○丙子移御衍禧宮命世子還京都○開城府留守柳季聞卒季聞字叔行右議政寬之子登第累官至吏曹正郎擢議政府舍人判司宰監事兼知刑曹歲甲辰奉教書宣醞往諭童猛哥帖木兒猛哥帖木兒疑之設帳草野待之季聞開諭教旨賜酒酬酢無筭言笑款洽猛哥帖木兒解疑悅服乃出見妻妾使行酒是年又奉宣醞往阿木河而還遷右司諫乙巳拜禮曹參議出爲忠清道觀察使歷刑工曹參判司憲府大司憲京畿江原黃海道觀察使辛酉拜漢城府事尋轉刑曹判書癸亥爲開城府留守至是來問起居于行宮至迎曙驛路上暴卒年六十三輟朝二日吊賻如儀盜安肅寬裕和平安執心決斷肅爲人寬容不拘小節子瞻晡晔眇眇○戊寅傳旨禮曹世子受朝參用鼓吹樂○以成抑判中樞院事南智中樞院使權孟孫開城府留守○賜卒判書鄭淵妻禹氏棺槨及米豆三十石紙百卷石灰五十石禹氏安平大君夫人之母也去歲淵卒禹哀毀不食因得疾而死○司憲府啓曾有傳旨改銜肅拜者就東宮行之昨日監察改銜狀有東上通禮門及謹啓之語詹事院以爲不可以此達於東宮却之監察未得肅拜請令詣時御所肅拜上曰予當孰思以處尋傳旨禮曹令

後改銜者詣景福宮遙拜行禮○己卯命宦者田昉以金宣牌召世子
○遣鎮撫朴承老韓繼美于城底十里巡視飢民施與米醬○是夜風
雪大寒命賜酒二百瓶于侍衛軍士○庚辰傳旨允祭祀齋戒日舉哀
飲酒茹葷吊喪問疾宴樂凡干田獵穢惡等事一禁其大小人病親相
見辭狀及疾病喪葬諸事承政院依前例施行齋戒後啓達且大小決
罰一應凶事毋得啓達○司憲府啓 世子朝參時命用鼓吹臣等以
爲 殿下受朝參用鼓吹而 世子亦用之其於禮何此非唯一時之
事必爲萬世之法不可輕易爲之願議諸大臣以行 上曰予有宿疾
未得視事世子參決不得不爾况但用鼓吹而不用雅樂乎如今世子
之事未可以常法議之亦不可爲傳之萬世也且稽古制世子雖用鼓
吹亦未爲僭矣○辛巳開城府留守權孟孫上書辭職曰今除臣開城
府留守留守望尊責重其選匪輕恩命及臣感銘奚極惟念臣歲甲寅喪
父廬居始患癰疾之證丁巳受江原監司之任至戊午冬又丁母憂居
廬之際大發風疾渾身刺痛瀕於殞命特蒙 聖恩遣醫治療得保微
喘辛酉壬戌兩年連受京畿慶尚監司之命癸亥奉使赴京十年之間
殆無寧歲緣此舊證日加醫藥無效思欲閑居調保以離沉痾者有日

矣去歲之秋具辭上達乞免職任未蒙俞允特除閑官優賜沐浴之暇
恩至渥也德至深也行至浴所纔留數日適聞臣妻發病氣絕未浴而
還自是前疾復作眩暈偏頭脚膝腰痛不時而發且因近日義禁府力
疾早仕未遑調理體氣漸憊精神日昏隨例從仕尚懼不堪況此閉城入
多事煩留守獨任專制尤非臣疾病所能治臣孤根獨葉過蒙 上恩
且臣行年五十有六非老非幼正當宣力奉公之秋也豈敢思安以
求自逸哉第因病患敢瀆天聰伏望 殿下哀臣疾病收臣爵命俾臣
就閑頤養以延性命則愈痊之日當爲國家以展犬馬之微勞圖報 聖
恩之萬一從之時權孟孫之妻病革托以已病求免○議政府據戶曹
呈啓忠清道瑞山郡卜平鄉越入泰安郡境內距瑞山三十餘里常
時徭役及義倉貸受之時來徃甚艱請割屬泰安郡從之○議政府據
兵曹呈啓續典謄錄云凡大小出使負母得率內禁別侍衛甲士以行
而邊將每托警急必須率行有違於法今後京軍士勿許赴防唯東西
兩界境連彼土防禦最緊姑令仍舊今賊路要害處已築行城防禦之
緊視古大減若防禦仕到勿論當下番如舊別給則久遠侍衛京軍士
都目見奪實爲未便常時到每日二今減一有聲息者甲到每日十五

今減十從之○諭咸吉道監司童所老加茂父沒未幾母亦隨死誠可哀也其賜賻米豆紙布鹽糶等物仍令其官說與國家憐恤特賜之意○遣集賢殿副修撰申叔舟成均注簿成三問行司勇孫壽山于遼東質問韻書○是日夜三鼓平原大君琳疾劇命世子還京都救之○壬午日暈兩珥○傳旨禮曹春享大祭在今月十三日平原大君在華韓堂發瘡疹堂與文昭殿近而祭則用樂方書忌之其文昭殿之祭議諸大臣改卜吉日○癸未議政府據禮曹呈啓凡大小祭享獻官諸執事及陪祭官致齋時請禁飲酒從之○遣都體察使皇甫仁于平安道初仁以義州方山青水仇寧三口子距本州遼隔倘有賊變必不及相救請移定寧縣于方山割義州玉岡青水仇寧三口子及尚乘白呂子等里屬之割定寧內地屬義州上從之至是移定寧于方山築邑城圍九千四百八十四尺役其道民六千三百人又築慈城虛空橋口子石堡圍四千三百八十八尺又築行城自西解峴至時番川又自泰日洞口至北邊洞口巖石長五千三百八尺因險削土者九百尺以里計凡十一里五十六步一尺烟臺一圍九十七尺役其道民五千三百六十人皆以二月初十日起役至三月初十日而止○甲申日暈兩珥○乙

賈議政府據吏曹呈啓中樞院敦寧府正三品堂上官及承文院通禮
門司譯院正從四品官並雜僉知名彌混淆請依敦寧府副知之例承
文院通禮門司譯院僉知改稱副知從之○議政府據戶曹呈啓凡買
賣田地不稅契不過割者依律文施行之法已曾受教然無定限不論
久近一切沒官甚者勒令人吏訪問陳告沒爲屯田甚違守令委任字
牧之義自今過三年不稅契不過割者方依律文施行所沒田地報監
司以給貧民其已曾沒官田地亦考續典州縣屯田結卜之數如有過
者並皆刷出以給貧民從之○丙戌全羅道監司報群山島捕魚私船
守護船軍鄭元夫等十人遭風溺死請賻祭復戶其不審風水發船者
推籍罪之從之○丁亥議政府啓歲壬戌定進馱海青捕捉戶咸吉道
四百戶平安道二百戶江原黃海道各五十戶並免徭役然立法以後
捕得之數反減於前請罷其戶還定本役令道內民戶設機械捕捉每
歲秋遣散差官巡行考察合行事宜條列于後一捕玉松骨者勿論體
之大小賞綿布三十匹自願受職者自身授土官從七品九品則正七
品八品以上加四級一年之內捕二連以上者依上項例授京職雜松
骨則賞綿布十五匹其中體大特異者加五匹自願受職者自身授土

官正八品九品則從七品八品以上加三級一年之內捕二連以上者
依上項例授京職一各戶分其殘盛或并三四戶或五六戶爲一所
捕捉機械若自願加設者聽一若能私自捕得納官者或縣布或官職
隨自願優賞一擇廉謹者定爲監考各戶機械排設及看守勤慢巡行
檢舉所在守令嚴加考察一監司都節制使無時考察若守令不用心
考察者依律論罪再犯者除收贖決罰還任一敬差官巡行考察其守
令論罪與監司同議施行一監考各其掌內捕捉者每一連賞縣布二
匹捕至三連自願受職者加資叙用守令則一二連賜衣一襲三連以
上賜衣一襲一上項加資並限五品無土官各道則一連依他例賞縣
布二連以上自願受職者亦依他例授京職從之○戊子諭京畿忠清
江原黃海道監司今年道內失農民食不裕又於立春之後連日大雪
沍寒冰凍恐有饑饉之民既不能採菜於山野又不能借貸於鄰里因
而絕食以致凍餒予甚慮焉卿其知悉多方布置廣行賑恤使失農之
民得免饑饉以副予懷○庚寅平原大君琳卒琳字珍之号謹行堂
世宗第七子風姿魁偉性聰慧年十三封平原大君歲丁巳謁先聖入
學自是日就宗學力學不倦研窮經書尤熟於詩禮及大學衍義又善

屬文筆法入神射御絕倫至是患豆瘡卒于華韓堂年十九 兩宮震
悼輟膳停朝市三日除中外陳慰命僉知中樞卞孝文少尹閔瑗護
喪事琳氣度豪俊不允疾惡如讎好揚人善平居嚴毅沉默不妄言笑
至於待人接物謙恭溫雅未嘗以貴勢自驕人皆愛而敬之孝友出於
天至尤善占候預言風雲雷雨之變率皆不差盜靖德恭已鮮言靖執
義揚善德婢護軍洪利用之女封江寧府夫人無子○世子朝衍禧宮
○辛卯議政府六曹遣檢詳朴仲孫禮曹正郎趙崐啓臣等昨奉傳
旨未得出門親詣問安竊恐 上體過哀請進膳 上曰予飲酒食粥
身且安穩卿等勿慮○壬辰召右議政申槩左贊成河演左叅贊權躔
禮曹判書金宗瑞謂曰聞有監司守令不體予意允獄訟不詳聽斷一
以深峻為務至使有罪者得脫無罪者繫獄冤抑莫伸致傷和氣予甚
慮焉豈無救之之術卿等其議以聞僉曰願將 聖教之意降諭書于
監司使知 殿下欽恤好生之德則彼必覺悟而警省矣從之即下諭
書于各道監司曰大抵刑獄之事得情難而失中甚易肆予曾降教書
告諭丁寧然以州縣之多守令之衆安知無用刑過中聽斷不明至使無
辜之民久繫在獄召傷和氣者哉予甚軫慮卿其知悉曉諭各官守令

允諸獄訟毋慘酷毋淹滯虛心日斷以副予欽恤之意○上使晉陽大君
琛傳旨申槩河演權躡金宗瑞曰內禪之事堯舜之後數千年間不過十
餘君然或有勢不得已者或樂於優游頤養者皆非美事也我國戊寅庚
辰戊戌之事皆有變故而然近年水旱相仍且予宿疾纏綿連喪二子天
之不公也明矣因疾不受朝又不見隣國之使祭享香祝亦不親傳深居
九重之內凡事皆令宦者傳命錯誤者多人君之職果如是乎欲令世子
即位治事予則退居軍國重事予將親斷是則非歷代內禪之比卿等其
知之槩等驚駭失色涕泣曰 殿下何有是言春秋鼎盛雖有宿疾聰明
自若起居如常二事之故非天之譴壽夭脩短本是氣數之難逃雖宦者
傳命小事悉以文書出納大事則東宮引承旨親問熟議以啟然後還付
承旨施行事無一毫之失以此治國何不可之有 殿下深知內禪之不
可而欲效之臣等未知其可也且 太祖以來連三世內禪今又行之朝
廷聞之以爲朝鮮家法如此真外夷也又將何辭奏達朝廷乎朝廷若問
四世內禪之故則亦將何以對戊寅庚辰戊戌之事皆有辭焉今無如彼
之變而效之可乎願亟收是命勿播於外臣等雖死不奉教上強之槩
等極言不可以至夜分明日復爭之上曰將來之事雖聖人不能預料

後日內禪與否未可必也然今日則姑從卿等之請○議政府據戶曹呈
啓每令入遼東者買羊猪而來且使通事傳習畏養作驕之法仍差爲分
禮賓寺別坐監養且前所畜祭牲唐猪雜於鄉種矮小不肥不合祭享
並令買來從之○議政府據戶曹呈啓遼東護送軍到義州則京中興利人
及州人多將細布入參等禁物潛隱買賣實爲未便請遣通事送濟用監
布二百匹于義州分授州人及鄉通事於遼東貿易之價加給半匹或一
二匹以買國用之物賄行私買賣者禁物挾持者痛行禁止從之○癸巳
諭平安道觀察使京中興利之徒多賣禁物預往義州若遼東護送軍出
來則州人通謀潛買賣故政府請以濟用監布貿易然遼東人以護送
本國使臣而來因行貿易勿若禁民貿易而官自爲之則彼人必不遂所欲
生釁可慮令義州牧官備知上項事意勿露官貿易形跡不使生釁○甲
午傳旨承政院刑獄重事不可一日淹滯近日因子憂患不啓事數日之
間豈無滯獄毋留速啓又曰李正寧曾掌陵室諸事近得罪收告身今方
議陵室之制若還告身則受罪日淺有違於懲戒使之者望與議亦未穩
何以處之都承旨李承孫曰大抵雖無職者若承命治事則權著紗帽角
帶例也 上從之遂傳旨禮曹李正寧與議政府同議陵室制度權著紗

帽角帶從末隨參○咸吉道監司啓鏡城府秦奉洞地燒長三十二尺五寸廣十二尺掘二三尺無火光但烟臭並如常火藝以乾草則火光大發汲水灌注則燒處自滅○江原道監司啓道內賑饑所用他道義倉穀四萬八千二百七十餘石已蒙題給然時皆未輸請先將各官軍資米豆四千石加給從之○乙未都承旨李承孫等啓近日輟肉膳稽諸禮文無其制且天氣寒冷恐 聖體違和請進肉膳以慰輿望上曰予今無病過七日則雖不請予當食之勿令大臣復來請也○司憲府啓李正寧罪人也不宜與議於議政府政府一國具瞻之地雖位至宰相必德望俱尊者乃得處焉非汎然宰相所居之地也正寧之罪大而今乃有如是之命請收是命 上曰此非常事乃一日之事也更啓曰政府雖暫時之頃不宜罪人之所居若不得已而同議豈無他處上曰移御所路遠不便於大臣之往來且正寧既出入闕內矣政府暫時同議何害於義更啓曰大抵人臣之罪莫大於不忠前日正寧之罪幾於不忠請勿復任事 上曰罪既曖昧難明故置而不論何更言之若是也 不允○司憲府啓李貞之曩知興海郡事以無武才而改授今又知昆陽郡事昆陽尤爲極邊且嘗以疎薄正妻受罪不宜治民

上曰貞之出身武班而又赴防西北語練邊事故除之不久○議政
府據兵曹呈啓諸道置牧官已曾革除皆令附近守令萬戶兼之唯
以全羅京畿牧場之數居多各置監牧官一人統之然橫行州郡待費
公廩有弊無益竊念諸道牧場兼牧官既能常時考察而每歲春秋
又遣點馬別監則上項京畿全羅兩道監牧官依諸道例革除爲便
從之○議政府據漢城府呈啓已於普濟院洪濟院設東西飢民賑濟
場各道士宇二間今飢民日多不能容接且或有病者雜置一處互相
傳染致死可畏令繕工監修葺院舍以處之每場增置醫員各一人治
療其無衣者令濟用監依舊例製衣以給從之○丙申議政府六曹
啓近日素膳於禮文無制且天寒時候不調况 聖體本有宿疾哀毀
過禮久曠肉膳請進膳 上曰昨日傳旨奉政院過七日則 肉膳是
予意也更啓曰今朝則已過請晝膳及夕膳進肉以慰老臣之望 上
曰一日之間不可如是也且今無恙若過今日雖不請當從之勿更煩
請○諭成吉道監司今所啓鏡城地燒事具悉領中樞崔潤德嘗啓云
在咸吉道觀地燒幾寸以一日之燒量至今已數十年矣以水沃之不能
滅又聞道內五鎮曾有的地燒尋爲雨水所滅慶尚道亦有民間喧說

云土石所焚石硫黃出焉今考本草云石硫黃生東海牧羊山谷中鑿
石液也色如鵝子者謂之崑崙黃其赤色者曰石膏脂青色者曰冬結
石半白半黑者曰神驚石又云石硫黃大陽之精鬼焰居焉又云石硫
黃稟純陽火石之精而結成性質通流含其猛毒藥品之中號爲將軍
以此觀之地燒處出石硫黃不無疑焉其令人吏官如十餘人無弊掘
取試之○慶尚道監司請以道內各官義倉春年種三千五百九十餘
石給民趁時耕種從之○丁酉傳旨禮曹近日東宮久留于此若有倭
野人肅拜者前日預先來啓則東宮還京都受朝參時引見○戊戌以
崇爲正義大夫桃源君申槩議政府左議政河演右議政皇甫仁左贊
成兼判吏曹事權躔右贊成李叔時左參贊鄭麟趾右參贊安崇善兵
曹判書韓確知中樞院事兼判兵曹事李宣開城府留守趙惠漢城府
尹安質守司憲執義崇晉陽大君之子也○己亥遣知司譯院事唐夢
賢押賊倭一人如京師曾犯上國之境者也○辛丑左議政申槩右議
政河演右贊成權躔左參贊李叔時右參贊鄭麟趾都承旨李承孫啓
今衍禧宮多蟲蛇難以過夏願幸椒水里上承旨又啓曰自古帝王
皆有兩京以備巡幸矧開城祖宗興王之地且距漢陽不遠請移幸

上亦不允○賜投化倭護軍藤九郎衣服笠靴又賜宅一區奴婢四口
鞍馬什器○議政府據戶曹呈啓慶尚道失農各官以國庫陳雜穀二
萬石賑貸從之○壬寅傳旨承政院昨日左議政等以衍禧宮多蟲蛇
請幸椒水里不從又請幸開城又不從然忽思之若虫蛇果多恐未安
心過夏且松木鬱密而北垣低微樓寢室遮陽朽破將伐松築垣修葺
遮陽予欲移御他處畢修而還命宦者田吉洪往審喜雨亭修治○傳
旨承政院私進上禁止之意或因遐方遠路恐致來往之煩或防市井
常民求價之弊也其間或朝官或近闕良家得一可嘗之味願為進上
其意未必懷利槩以常民之例以逆其志非禁止本意今後卿等知此
意以處之○癸卯三軍都鎮撫判中樞院事李順蒙等上言竊惟古昔
帝王所御之宮固其城郭崇其垣墉又周廬百重無纖毫罅隙牢不可
破其在郊宮謹密倍於常時者誠以天位至重不得不如是也今衍禧
宮無城郭無垣墉無重門固閉之具衛士又寡僅以數百散處於野未
有紀律捍衛踈濶莫此為甚臣等常自痛慮 聖上必以士卒風殮露
宿為念姑為是簡易之舉然事關大體何論小弊伏望增其士卒之數
密布行伍以嚴宿衛臣等職掌禁衛九千侍衛之事一有不如法者舍

默不言豈臣子盡忠之道敢昧死以聞不允○議政府據禮曹呈啓平安道茂昌虞芮渭源等郡鄉校生徒教訓四書小學等冊依他例題給從之○刑曹啓平安道鐵山囚強盜金成吉等八人依律斬從之○甲辰議政府據漢城府呈啓今普濟院飢民六十七人東活人院九十人洪濟院七十人西活人院四十八人今又連續來到活人院官及醫員未能及期治療請於東西二場增置醫員各二人從之○二月乙巳朔司憲府啓連年失農民間饑饉無識之徒不顧將來糜費酒饌實爲未便大小祭享各殿各宮進上朝廷使臣隣國客人支對外用酒一禁違者朝官則罷職成衆官除錄命勿罷職除錄來三月初一日始禁酒其中飲不至醉者如服藥等文得已用酒者以縱酒人例論未便分其情狀輕重以笞四十以下科等施行情狀最輕者勿論○丙午司憲府啓今以中樞尹得洪慣識水道爲巡訪吏俾令漕運全羅之穀今聞得洪退在遠邑使人監運多致漕船敗沒誠爲未便乞還巡訪使令其道萬戶親自管押漕運實爲便益下議政府政府啓米穀畢載船後令得洪乘船在後親督以來從之遂下諭書于得洪○議政府據禮曹呈啓前此朝參鼓吹樂陞座時奏唐樂 聖壽無疆群臣拜時奏唐樂太平年還

官時奏唐樂步虛子今世子受朝參鼓吹量減以定出官時奏唐樂
五雲開瑞朝用尾後群臣拜時奏唐樂水龍吟入官時奏唐樂洛陽春
其樂器工人之數方響本二仍舊唐琵琶六減二洞簫牙等大箏各二
仍舊鼓栗六減二唐笛四減二大琴四減二杖鼓八減四鼓一仍舊工
人從樂器數用二十五人服色亦仍舊且前用鼓吹時雅部琴瑟各二
雜奏然雅樂不可雜奏於俗樂今後勿許雜奏從之○丁未賜祭于開
城府留守柳李聞其文曰惟卿姿相魁梧性度寬裕世薦忠勤家傳儒
素早捷賢科華聞日赫歷敷中外所至有績燕垣相府風節孤騫刑部
京兆剖決不愆累挽范轡志切澄清專對天朝敷奏詳明何施不可處
皆稱職眷惟松都庶務叢劇煩卿保釐措置勿失扶滿不召叱倚益篤
云胡不吊今古斯速速惟篤德良用傷惻爰命禮官任陳兼濟靈其不
昧庶其歆格○以軍器副止權繩爲京畿飢民賑濟敬差官仍授事目
一飢民內年老有病不能來往官門受還上賑濟者備悉推考題給守
令躬親救恤一各官守令往年遂上虛數載錄謀欲充數今賑濟題給
時不無刻減之弊人民所受之數細問閱實一草食冬節盡與今當日
長時只以賑濟米穀必不克飢然有限之米加給亦難山藜苦食菜蔬

多採蕪食一累日絕食疲困飢民飲漿水則即死先將粥水待冷徐徐投下漸致充飢然後給食一流移人物於所止處安集賑濟救恤臨農則發還元籍一犬牙斜入本官隔遠人民等不得趁時受出還上者姑以附近官還上賑濟題給救恤一出其不意幽深山谷及窮村僻巷飢民為先考察一丸賑恤事監考色掌不用心者隨其所犯輕重論決守令則推考啓聞科罪○議政府據禮曹呈啓大內殿使送客人東宮引見時通事引客人詣繼照堂庭下重行序立再拜訖司鑰傳旨通事二人引上副官人船主由西階陞上副官人入堂內向東俯伏船主堂外階上東向俯伏押物以下仍立庭待上副官人俯伏亦跪接見畢見引客人出就宴廳從之○以兀良哈金昌古里為護軍賜衣一襲笠靴別賜襦衣一領白鐵香帶一腰青木縣四匹紅紬四匹鞍具馬一匹其從者吾青相豆等授司正各賜衣二領笠靴別賜襦衣各一領角帶各一腰青木縣各一匹○戊申傳旨議政府京畿年前失農今春飢饉已甚聞監司守令救荒諸事盡心布置庶無遺策人有獻議者曰監司守令雖盡心救恤然州郡之多守令之衆安能悉體上意盡恤民生哉且窮村僻巷貧乏者常多亦安能一通行以濟其窮乎其間餓殍者亦或

有之分遣朝官與內史巡行檢察則監司守令各自警省益加撫恤閭巷小民亦知上憂勤恤民之至意甚爲便益予惟壬寅年凶荒明年春民飢太甚乃遣朝官與內史嚴加考察守令受責者多果得其效今雖遣權躡非專委檢察兼任救荒之事實與監司守令無異依上項故事於京畿又遣朝官與內史何如議政府啓朝官則權躡已去不必更遣若內史出其不意巡行檢察爲便○傳旨禮曹今後親行大祭齋戒日外其餘大小各祭齋戒日大小朝官許行肅拜○已酉諭京畿敬差官權躡道內飢荒多遣使臣則反致搔擾故停春等行臺監察其行臺之事并考察○庚戌議政府據刑曹呈啓黃海道監司啓本內鄭欣給其兄於林及其子女三人今欣死於獄然罪惡深重死有餘辜且律文謀殺期親尊長已行者皆斬已殺者皆陵遲處死殺一家非死罪三人者陵遲處死財產斷付死者之家妻子流三千里若以欣已死而勿論則無以懲惡請斬棺瀦宅以懲後來其妻子亦依律施行財產田宅則於林旣已闔家見殺無處斷付籍沒于官從之○議政府據戶曹呈啓全羅道災傷各官糧種不足請以其道義倉八萬石題給從之○議政府據戶曹呈啓平安道穀種七萬一千石以其道義倉題給其不足者

以軍資補給口食一萬石以陳穀題給從之○辛亥傳旨禮曹本朝舊制九祭致齋誓戒文只云不縱酒故獻官諸執事雖當齋戒飲酒無異平日至行祭時因醉失儀者比比有之今聞中朝致齋三日斷五薰與酒已下禮曹著令使不得用酒承政院啓九致齋者必先沐浴獻官例皆老病大臣若不服藥恐致傷風宜仍舊不縱酒如有群聚崇飲者痛懲乃令集賢殿稽古制論語鄉黨齊必變食注不飲酒茹葷輯釋朱子曰今致齋有酒非也但禮中有飲不至辟之說且儀禮經傳通解續齋戒云莊子曰不飲酒不茹葷祭祀之齋通典齋戒儀云諸祀官致齋之日給酒食家禮四時祭前期三日齋戒註飲酒不得至亂或云不飲酒或云給酒食或云飲酒不得至亂古制不一何如而可擬議以聞○左議政申槩右贊成權躔禮曹判書金宗瑞左參贊鄭麟趾禮曹參判尹炯等議大君謚稱公則與諸臣之謚無別漢唐皇子諸王只加美謚封王如舊依此例仍舊封稱廣平大君其謚大君何如領議政黃喜右議政河演左參贊李叔時等議古者諸侯之謚稱公何嫌於無別且本朝舊制宗室皆稱公我太宗朝亦然只加國號以別宗室之尊依此制仍稱廣平贈謚某公何如上從喜等議○以幹采里護軍李沮里為萬

戶昌阿爲副司直各賜衣二領笠靴別賜沮里青紅絛布各二匹玳瑁
土環帶一腰昌阿青紅綿布各一匹角帶一腰○領議政黃喜右議政
河演右贊成權躡禮曹判書金宗瑞右叅贊鄭麟趾議曰今對馬島宗
貞盛請還也馬沙其右人初到乃而浦乞食而生尹仁紹奉命招諭而
來非貞盛爲國出送者也且此人之技止鑄劍一事耳我國人盡傳其
術去留無關於國若拒而不送則恐將生怨且以此人久居本國漏說
國事爲疑則前後遣還者非一何獨於此人疑之莫如從其請而還之
左議政申槩左叅贊李叔時禮曹叅判尹炯議此人投化已七年與軍
器監匠人相處日久密習火藥之法可疑也姑留之待貞盛更請觀其
情僞遣還何如上從槩等議○壬子議政府據戶曹呈啓江原道春
麥種六百六十石鬼麥種九百九十九石分給民間耕種從之○議政
府據禮曹呈啓對馬島左衛門衛宗盛弘致書本曹云一年往來船曾
無定數乞定爲十艘可依宗盛家船數例以一年四艘爲定從之○癸
丑右贊成權躡等上言竊惟忠義衛子弟但以祖父之蔭不論賢否皆
令宿衛非他軍士之比自設本衛以來嫡長嫡孫不次叙用衆子衆
孫給遞兒職以廣仕路其所以世選爾勞宥及於後者至矣盡矣宜各

盡心殫力以供其職第緣率皆不學識理者少專事遊惰不顧大體有違國家報功裕後之意先儒云玉不琢不成器人不學不知道如今宗室貴近尚且赴學講求書籍俾知古今之事矧此忠義衛子弟尤當講學探識義理以盡親上死長之道禮義廉恥之教也昔漢文帝時期門羽林之士習孝經則衛士之講學明有前規矣乞依盛漢故事忠義衛子弟四十歲以下自四品至學生不拘時散隨材受業其中選解文十餘人每番分定三四人雖係東班依文臣課試例每當本番入直輪次書任用心教訓又令受業子弟所讀書入番三日內計其張數受讀出番之暇精熟讀過待其後番須即講誦節制使考其勤慢春秋兩第本衛文臣堂上與忠勳司提調抽姓考講置簿至巡兒受職時主掌兵曹磨勘其中所讀經書三不通以上者雖當叙用越次不叙仕日多小講畫分數參考叙用教訓人勤慢又令入直節制使考察則庶幾謹飭勵行自不犯律從之○日本大內殿多多良教弘遣所吾古等來○甲寅賜李彬妻具氏致賻米豆二十石○遣宦者裴萱于清州祭卒都摠制沈仁鳳妻申氏○遣兵曹判書安崇善于慶尚全羅道巡審沿邊各官柵堡○議政府據兵曹呈啓平安道朔川郡清原郡子弟等上言道

內訟邊各官子弟皆有迺兒職本邑只因新設而無乞依他例置之
竊惟渭原朔川皆是訟邊合設迺兒職然三軍各品窠闕有數別設迺兒
爲難今考江界迺兒三間延慈城碧潼理山義州昌城迺兒各二姑
減江界理山迺兒各一移給渭源朔川從之○京畿監司啓前給軍
資米一萬四千石曾以今月食賑貸今飢民日增口食不足請加糶
軍資米四萬石下戶曹議議政府據戶曹呈啓京畿前後所糶軍資米已
十二萬七千八百十石遺在者少請給一萬石命給二萬石○乙卯 世
子還京城○以瑛改爲首陽大君南智爲刑曹判書辛引孫藝文館大提
學金乙玄中樞院副使李審僉知中樞院事○刑曹啓黃海道牛峯囚
強盜延達江原道狼川囚強盜吳斤金崔守明依律斬從之○丙辰
日暈○大內殿所遣所吾古等詣勤政殿庭獻土物肅拜訖又詣繼照
堂再拜 世子引見堂內曰大內殿遠遣若等來 主上嘉之所吾古對曰
大內殿年前再遣人皆蒙厚慰又遣截經深感上國之恩遣吾等來
修謝禮○世子朝衍禧宮○還給李杭告身○丁巳移御喜雨亭○京
城地震○刑曹啓平安道鐵山囚強盜安成味等五人宣川囚強盜千
莫同依律斬從之○庚申京畿監司許詡來啓道內飢民欲受軍資米來

京未即受出累日留連其弊不小即傳旨戶曹軍資監官員盡數分所
隨其人民所到及時題給分臺監察早仕晚罷勿致稽留○咸吉道監
司鄭甲孫啓鏡城爲五鎮之援兩會寧八息餘程其餘各鎮或十息或
十二息許相距遼隔脫有大賊衝東擊西五鎮各自受敵不能相救
終有失利則五鎮之民退不及鏡城而不能禦也富居縣在五鎮與鏡
城之間境內青巖等處桀驁向化若童羅松介者居多焉而浪甫兒罕
率其麾下數數來往於妻家縣監秩卑若不能制禦竊恐生變臣以謂
設巨鎮於富居縣爲五鎮之援則道路相距不遠五鎮之民恃其近有
援兵勇氣自倍彼賊亦知有犄角之勢不敢輕動而青巖等處向化者
亦有鎮服矣且道內有營軍者非赴防之軍但爲京軍樵採飼馬而設
也勿論寒暑相逆立番因此貧寒之民日益窮乏國家曾知其弊已除
七十名而一百五十名尚存臣以謂京軍士從人叅上則二名叅外則
一名許令率行給料此亦足以樵採飼馬矣何必別設營軍乎宜盡革
以除積年之弊下議政府以議○壬戌忠清道監司金鉉遣都事朴健
順啓去歲春幸椒水治療有效臣庶舉欣及秋又幸未得其效臣以謂
秋寒之水不如春和之水也近聞驛致全義椒水于京大抵水離源則

失性 聖心以本道年前飢荒若幸椒水則弊及於民停今春之幸臣以謂本道蓄積有餘間有飢饉之民何難賑恤况前此行幸應辦諸事務從簡約不干本道何弊及民請頒行幸以慰臣民之望 上曰前日政府六曹請之予既不允其勿復言○傳旨兵曹今後長番宦官請告下鄉時有二品至叅外給驛馬二匹凶年則三品以下減一匹其餘宦官二品則私馬四匹從人四名三品以下私馬三匹從人三名給草料粥飯凶年則各減馬一匹從人一名以爲恒式○咸吉道德源郡人民等上言郡本號宜州去癸巳年改宜川郡初 穆王自全州入三陟遷于宜州南湧珠里詛生 翼王改湧珠爲赤田社 度王亦居宜州翼王昇遐葬于赤田社瓦窰原移葬安邊寶龍洞今智陵也 度王又遷于咸興松原及昇遐葬于松原洞今義陵也郡及孔城縣皆 聖祖肇基之地故歲丁巳陞孔城爲慶興郡又陞爲都護府本郡改爲德源只羨彌而已同是肇基之地孔城則以縣陞郡以郡陞都護府再蒙聖恩獨本郡最先肇基之地而猶爲郡乞依慶興例特加官號下議政府議之陞爲都護府○對馬島宗貞盛遣多羅沙也文等五人獻土物○癸亥傳旨承政院廣平平原之葬毋得僭用人臣非分之禮○甲子

日暈○乙丑大內殿多多良教弘遣宗香等二十人對馬島宗貞盛遣
表温而老來獻土物○丙寅日暈○世子還京城○兵曹啓速毛赤之
數九十二人分六人爲二番輪歲番上其年九月三人明年四月三人
相次受職又明年番上例必改品甚爲猥濫若依他例滿三十朔加資
則輪次受職一年受職在任才六朔耳以此計之至十二年當加一資
亦爲未便今後通計當下番及時散朔待滿三十朔加資從之○議
政府啓江原道海浦無深入之處且非倭寇門庭其道沿邊居民勿令
團取仍舊散居從之○命直集賢殿李季旬製三韓國大夫人安氏
墓誌李旬啓婦人之爵從夫之職安氏雖中宮之母然沈温既得罪
奪爵夫已無職而妻猶大夫人非特義所不合實駭後人見聞願削大夫
人之號只書竹溪安氏上謂祿政院曰此與漢上官皇后母事相同
其與季旬議之承旨朴以昌等曰大抵墓誌記其平生之實事生則稱
大夫人死則止稱安氏不可况傳曰母以子貴安氏中宮之母也何
論夫職之有無而去其號乎臣等前請禮葬而不允又削太夫人之號
則義實未安請從平日之號書之上從以昌等議○丁卯諭慶尚忠清
全羅道觀察任處置使節制使曰近聞前者招撫官所捕一盜賊侮之

族及逃亡賊倭十餘船以今年三月至九月乘時出來謀欲寇邊報怨
如此行言雖未盡信然備邊之策不可陵夷且近年邊境久安人必玩
寇當番軍士務要整齊舟楫戰器烽火九干防禦等事曲盡布置日慎
一日毋或小怠○同知中樞院事李藝卒藝蔚山郡吏洪武丙子十二
月倭賊非舊老古等率衆三千請降慶尚道監司令知蔚山郡事李殷
主其館待具事以聞朝議紛紛以未決有東萊僧謂倭曰官軍欲水陸
挾攻倭信而怒之虜殷及前判事魏种而還蔚之群吏皆走匿藝與記
官朴遵賚其官銀酒器其乘賊船之移行者追及海中請與殷同舟賊
感其誠許之至對馬島賊議欲殺殷等藝進退於殷猶執吏禮愈謹觀
者曰此真朝鮮官人也殺之不祥藝亦以其銀器賂非舊古老等得免
置島之和田浦船一月密備船欲爲逃還計會國家遣通信使朴仁貴
和解之明年二月乃與殷還國家嘉之免藝吏役授之官初藝八歲母
爲倭所虜歲庚辰請于朝隨回禮使尹銘入日本三島見母家搜戶索
卒不得初至對馬島主靈鑑以事拘銘不遣藝代受禮物遂通于一
岐島志佐殿請還俘虜且禁賊辛巳冬賚禮物入一岐至對馬適靈鑑
見竄島中亂失所乘船竟達一岐刷得被虜五十人借倭羅君船載還

以功授左軍副司直給羅君米三百石自是至于庚寅十年之間歲爲
通信使往返三島刷還被虜五百餘人累遷護軍丙申奉使琉球國又
刷四十餘人壬寅甲辰副回禮使朴熙中朴安臣入日本國前後所刷
七十餘人陞大護軍癸丑又使日本以勞加上護軍遂拜僉知中樞院
事癸亥倭賊寇邊掠奪人物國家欲遣人推刷藝自請爲對馬島體察
使刷被虜七人賊倭十四人而還進同知院事凡奉使倭國四十餘行
辛年七十三子宗實○戊辰傳旨禮曹凡齋戒社穆永寧殿 宗廟
大祀三日文宣王釋奠風雲雷雨等祀先農先蚕等中祀二日皆親傳
香祝以上各處祈禱及先王先后忌日齋戒一日上項齋戒日則闕內
及獻官諸執事凡宴樂田獵刑罰屠殺舉哀問疾穢惡茹葷飲酒等事
一皆禁斷但禮中有飲不至醉之說家禮四時祭前期三日齋戒注亦
有飲酒不至亂之語今後齋戒時沐浴及晨興只服一二盞且各司
拷訊刑殺決罰等事亦皆禁斷○己巳世子朝移御所還京城○庚午
世子受朝參于繼照室始用鼓吹樂對馬島宗貞盛遣宗彥七一歧島
鹽津實譽遣時羅沙文獻土物○議政府據戶曹呈啓黃海道穀種一
萬六千八百石江原道穀種五萬五千五百九十石口食一萬石全羅

道災傷失農全州等十二州郡穀種六萬五千一百五十石口食四萬石慶尚道穀種十四萬石口食十萬石分給賑貸從之○辛未地震○禮曹賜酒食于移御所旁近居民○壬申世子朝移御所還京城○禮曹判書金宗瑞啓臣來自大夫人安氏葬所制度不備而完固仍與都承旨李承孫等啓大夫人既葬而卒哭中宮素有宿疾請進肉膳上曰過百日則進肉膳予已傳教百日不遠何必汲汲且暮年之喪禮不可廢中宮在宮中著紅色吉服宮外出入則著黑色過期年除之以爲後世之式初安氏之葬命停禮葬然特令禮葬都監龙事其實與禮葬無異○盜入內侍別監李宗仁家火之童子二人逮死宗仁僅免上憐之賜屋材及還上米乃命承政院與禮曹判書金宗瑞等議捕盜之方宗瑞等啓捕盜褒賞之法已立然此賊乃於行宮之側故燒人家衆所共慙非他盜賊之比有能捕捉者其賞職賞布宜加等又令入直都鎮撫率軍士搜捕旁近人家從之○癸酉命都鎮撫李思儉等率軍士百五十人掩捕行宮旁近賊徒二十餘人曰義禁府○議政府使舍人姜益卿來問安上曰予則好在但以歲歉民飢當靜以處之今出舍于外令衛士暴露且有行禧宮修葺之役予甚慮焉○傳旨議政

府獻議者言年豐則穀賤貨貴年歉則穀貴貨賤穀賤則散貨而收穀穀貴則散穀而收貨以所貴易所賤故兩收必多是與取壽昌常平之法同一規也而我國興利之徒殖貨致富之術皆以此也國家義倉之設有益於民甚大然以有限之穀受之者衆而納之者寡日縮月耗將至於失本今此之法視歲豐歉懋遷有無誠爲無窮之計乞令中外官米穀布貨察詳定價歲豐而民間穀賤則以貨收穀歲歉而民間穀貴則以穀歛貨聽民情願以爲歛散則庶合古制而有無相資官民兩便無轉輸之勞有儲積之利可以資國用可以裕民食議者之說如此熟議以聞○是月京城饑縣布一匹直米三斗七升○三月甲戌朔世子朝移御所○乙亥命習水戰于江中知中樞院事李蕝等分將三軍每軍船載士卒三十餘人又以四船載鴞人爲敵相距二十步許吹角鳴鼓放走火蒺藜砲爲相戰狀世子與大君出喜雨亭西峯觀之○丙子咸吉道都節制使金孝誠上箋陳老病乞辭職命政府兵曹都鎮撫僉議可代者以聞○議政府據兵曹呈啓今於忠清道泰安郡知靈山設牧場以知泰安郡事兼監牧官以無役平民及公賤定爲牧子從之○議政府據禮曹呈啓大內殿教弘所送宗香等二人依甲子年洒

文要例各賜衣一領笠靴及縣紬苧布麻布各二匹席子二張船主押物亦各賜縣紬苧布麻布一匹賜教弘縣紬苧麻布各十匹雜彩花席十五張豹皮二張虎皮四張清蜜十斗松子七十斤從之。○宗簿寺啓本寺掌糾察宗親凡詞訟連逮之人皆得拷訊以至杖罪亦皆直斷而官貧入祭大小祭享未便今後依刑曹例勿祭祭享從之。○以年饑停成均館春等課試。○賜六承旨鴨頭綠縣布紅紬各一匹仍命曰依中朝體樣製衣以著又曰凡賜給團領濟用監並以中朝體樣縫製。○丁丑世子還京城。○傳旨禮曹文昭啓健元陵齊陵獻陵世子代行別祭時並齊戒一日闕內及獻官諸執事各司禁斷諸事一依他例。○議政府據戶曹呈啓黃海道救荒延安府所草浦米二萬石題給從之。○戊寅議政府據禮曹呈啓課命盲擇年少穎悟者十人屬書雲觀置訓導四五人三日一次聚會習業從之。○議政府據戶曹呈啓成吉道穀種口食一萬石開城府口食三千石牛料豆五百石題給從之。○己卯世子代行健元陵別祭。○議政府六曹進肉膳于中宮。○分遣知印于忠清江原黃海道巡視飢民。○禮曹啓投化野人厥數猥多受祿食廩且無公務日以群飲爲事間或使酒相鬪至有傷人者已令

隣里告于本曹啓聞治罪雖有禁防然非我族類其心必異不畏國令
昏夜聚飲縱恣無忘其漸可慮除有關係不得已人外其餘不緊雜類
與政府同議刷還本土○庚辰 世子代行 獻陵別祭○議政府據
戶曹呈啓城底十里各部人民以軍資米一千石賑貸 從之○辛巳
世子朝移御所還京城○以李挽爲通憲大夫李叔時議政府左叅贊
兼判戶曹事延慶同知中樞院事郭憚同知敦寧府事○僉知敦寧府
事安從廉當入直安告妻父忌事覺憲府推劾從廉不承下義禁府鞠
之乃服付處于文義縣○壬午賜行通禮門判官宋復元銀帶一腰將
以復元女爲永興大君夫人故特陞資四品有是賜○甲申 世子朝
移御所○兀良哈都萬戶浪甫兒罕來朝○議政府據禮曹呈啓盜津
源聞捕送賊倭依甲子年例賜鞍一面米豆八石綿紬綿布各六匹黑
麻布白苧布各四匹虎皮四張雜彩花席五張燒酒二十瓶所送上官
人賜米四石絛紬二匹衣一領 從之○刑曹啓慶尚道玄風囚強盜
僧月玉百姓金龍桂注莊依律斬 從之但注莊以年十一勿論○義
禁府囚強盜 上謂承政院曰義禁府非他刑官之比自古未聞罪人
逃逸且未有不得其情者也今不如古是法之陵夷也京中如此外方

何論予欲并鞫提調何如政院啓曰當鞫問以懲後來乃下提調崔府
姜碩德李季隣于義禁府推鞫尋釋之皆適其提調○傳旨議政府允
拜官未就職見代者告身還收之法載在續典吏兵曹不能精察或有不
還收者且或資級姓名錯誤下批而出告身者亦不還收官爵重事如
此輕易實爲未便其告身還收之法擬議以聞政府啓上項未就職及
誤下批者吏兵曹修改後十日前啓聞已受告身隨卽還收其受告身
者亦告吏兵曹還納吏兵曹卽燒毀置簿以憑後考違者並皆治罪且
立法以後如有暗錄其職於政案者并考還收勾去其中立法前以未
就職之街口傳差任者告身勿并收取 從之○起復前戶曹判書朴
從愚爲咸吉道都節制使時從愚居父憂于通津特命驛召賜衣服笠
靴○乙酉雨雹○議政府禮曹同議啓日本呼子殿向國輸誠其請大
截經不可不給 從之○丙戌平安道都觀察使趙克寬啓義州可耕
之地本少民皆耕威化今音同及於赤島之田以生自禁耕三島以來
民生艱苦請依舊耕作下政府議之政府啓六典謄錄越耕禁止條義
州狄江內於赤島勿并禁止審檢收租且威化今音同島在於赤島之
下賊路尤爲遙隔宜從觀察使所啓 從之○丁亥內醫員奴希道仲

和盜朱砂及沉香一枝以賣事覺命囚義禁府鞠之仍謂承政院曰昔
在太宗時藥材至貴雖蘇合元未易劑造厥後諸般藥材求買中國
無一不具而別建內醫院兼設久任官以掌之而今奸盜若此必防守
未盡也若中國路梗不通則雖予餌藥未易得也其防守之法備悉布
置○移御所旁近居民六十歲以上六人日賜食又五日一賜米醬魚物○
傳旨禮曹昭格殿醮禮齋戒每年上元三界大醮及下元靈寶道場並三
日別例祈禱一日其禁齋諸事一依他例○戊子日暈○世子還京城觀
火砲于慕華館○己丑溫陽民文乙景獻眼疾藥賜衣靴及米三石乙
景年九十○慶尚道惡虎害人遣三軍鎮撫李興門捕之○庚寅召王
世子○諭忠清全羅慶尚道監司曰本國畜穀甚寡一遇凶荒未免飢
餓予甚慮焉年豐穀賤用貨收穀年歉穀貴散穀收貨聽民情願互
相歛散則雖有凶荒可以救民今欲試此法已令戶曹磨勘道內民間
木絲正布各一匹直米幾斗稻幾斗備細訪問一匹直幾斗然後官民
兩便歛酌量磨勘咨達○前判書朴從愚上言臣以庸愚累蒙異渥位
至崇品思所以效微勞答洪私誠不可忘於寢食如可少馴 聖恩於
萬一則雖萬死亦不敢避此臣之素志也今以臣為咸吉道節制使臣

聞命隕涕罔知所措臣父之亡在去年後七月今纔九朔適因年儉官
亦葬事止治壙內臣又多故未克卒事亡父之柩僅得掩土臣晨夕瞻
拜不勝悲踊臣本昆弟二人臣兄早世臣當喪事吊影自傷今若違棄
墳次銜命在邊則送終之事誰其任之此臣所以深痛者也且臣去年
冬始患風濕脚膝無力不便步趨針灸治療尚未痊愈豈敢從事弓馬
此臣所不能自嘿者也若身係安危能為有無則雖在衰麻猶從金革
如臣庸劣 聖鑑洞照身既不係安危而坐毀喪紀豈惟臣心有憾恐
為 聖治所累伏望憐臣迫切之情姑還差命以廣 聖代孝理之風
不允○咸吉道監司啓本道近來連年失農民生艱苦旁求生道流移
之禁稍弛五鎮入居流亡者頗多請自今逃亡者五鎮守令窮極推問
其同戶及切隣如有容隱者不論相為容隱依律痛懲鏡城以南守令
亦刷流移人勿論農時還本其隱接戶首邑掌勿論相為容隱全家入
居切隣依律論罪守令不用心考察者亦依律科罪押逃亡人還本
時中路逃亡則押者依律罪之知情故縱者全家入居下兵曹兵
曹啓六典一款節該戶口成籍後逃亡人家長杖一百許接人罪亦如
之里內逃亡人及新到接人不告官者杖七十守令亦照律論罪丁巳

年受教新設四邑入居逃亡正軍及率丁許接戶首知情不告里正長
並皆全家入居甲子年受教流移人物推刷不論相爲容隱隨宜刑問
逃亡人押直還本令察訪考察轉領其知情故縱者依教旨入居六典
及累次受教禁防條件詳盡無遺請申明舉行陵夷情迹已甚守令三
品以下除贖決罰功臣子孫及二品以上啓聞論罪從之○議政府據戶
曹呈啓忠清道穀種加給五萬石口食十二萬石從之○辛卯傳旨宗
簿寺宗親畢讀所定經書欲罷學者教官當四孟月每書講五處四略
一粗以上並放學若二粗一不通者更待後孟月依上項入格方許放
學已有傳教今後每書除五處只講三處二粗已上者亦許放學○傳
旨承政院火砲之法在 太宗時致意焉而其夫不過二三百步予嘗
擇置提調又立兼官以專其任而亦未有加也今令臨瀛錦城監掌之
夫過八九百步或至千餘步以此觀之予之前日所以置提調兼官者
徒爲具官耳舉此一事而可知其餘矣今年饑甚火砲匠人不宜役使
然作事而不可中止且在上者雖善布置而在下者不供其事則事不
成矣匠人能從指授善成其事則終當論賞然身從役使而內憂妻子之
養則事不專精矣予欲先恩賜以勵其心磨勘以聞都承旨李承孫啓

臣筮仕於壬寅年間其時聞國家畜積至五六十餘萬石今軍資監十
九餘萬石豐儲倉十一餘萬石畜積之數視古甚少後若有今日之歉
則難以賑民須當節用不可糜穀賜布爲便賜工匠十九人緜布各二
匹助役十一人正布各一匹仍曰嘗以積穀獻議者皆曰減宣飯與月
料是乃畜穀之末非其本也雖減之所贏幾何大抵使人則當命之宣
飯不可無也且前內侍府祿料多矣予減其半奈何昔爲有餘而今乃
減耶其各詳思其故言之承孫對曰今戶曹計昔日一年用度又計今
時一年用度則庶可知矣○壬辰戶曹啓頃者 世子代行別祭于
健元陵開慶寺僧據舊例欲受米豆四十石然今年因救荒用度浩繁
減給二十石從之○議政府據戶曹呈啓江原道口食五千五百石題
給從之○癸巳傳旨戶曹允民田在廣平平原墓地禁限而未耕者以
三田浦牧場陳地准折給○議政府據戶曹呈啓蓄穀裕民國家先務
設義倉每歲歉散以恤民生誠爲美法然受者多而還納者寡月耗日縮
將爲失本儻遇凶年止以義倉之儲難以周給臣等參詳年豐穀賤用
貨收穀年歉穀貴散穀收貨聽民情互相歛散則庶合古人常平之法官
民兩便可以裕民之食姑出忠清慶尚全羅道義倉米各一千石當春

穀貴時視其道民間時直稍加其數散穀收貨及至秋成小減其布價
市穀民間其貿易時隨到隨給毋或留滯亦勿抑賣姑試數年以觀便
否從之○甲午朴終愚再上書辭起復不允○議政府據戶曹呈啓禮
記士三虞大夫五虞昔誠寧大君之葬依此制行五虞六典謄錄士大
夫之葬依家禮三虞故貞昭公主之葬行三虞宗室虞祭之數未有定
制自今宗親之葬依家禮行三虞若親子親兄弟之喪行五虞從之○乙
未日暈○賜萬戶康勸才宋承績衣一領以能潛轉救荒米穀也○丙
申 世子還京城○刑曹啓永川囚私奴卧道竊盜拒捕殺人律該斬
從之○丁酉吏曹判書朴安臣以老病上箋辭職不允○分遣中官金富
等四人于京畿巡視飢民○議政府據吏曹呈啓今後父母及墳墓
所在之地因公下去者許令覲省拜掃其後爲始依例計年給暇從之
○以金孝誠爲中樞院使李尚恒僉知敦寧府事朴仲林僉知中樞院事
李繼善守司憲持平○戊戌賜移御所旁近居民七十餘人酒食○賜
領議政黃喜匹段團領一領又賜都承旨李承孫唐體靴曰卿着此靴
則人皆效之矣○己亥 世子受朝叅于繼照堂朝移御所○賜兀良
哈都萬戶浪卜兒罕衣一襲笠靴別賜青絲布三匹絛紬七匹白苧布

黑麻布各三匹衣二領土環帶一指揮斜都可伊等二人賜衣二領笠靴別賜青紅綿布各一匹衣一領○咸吉道監司啟道內站路察訪初以三品以下朝士揀選差任楊秩裴桓相繼爲之館舍一新入馬阜盛其後揀選之法漸弛鄉曲庸懦之徒爲之自擬別常站驛細事不屑爲之多率騶從傳食州郡其於站路無益而弊愈甚馬請罷察訪自安邊至通達站稱高山道永興至平浦站稱和原道北青至麼谷站稱居山道吉州至輸城站稱明原道會寧至時又站稱豐山道穩城至懷綏站稱燕基道限站路阜盛每一道置驛丞一人擇朝士之勤謹辦集者不拘叅上叅外差遣以責成效下吏曹擬議從之○庚子日暈○世子還京城○議政府據兵曹呈啟今後有職入願屬別侍衛者并許取才入屬不計前職依他例去官從之○辛丑賜六承旨角弓一及鹿皮一張曰製唐體靴以著○壬寅 世子朝移御所○癸卯傳旨議政府 太宗數幸門外觀放火炮李叔蕃崔海山等掌其事用心非不至也然地字玄字火炮用藥多而夫不過五百步一發數箭之術盡力求之終不得也 太宗嘗幸樂天亭謂予曰火炮軍國重事柳殷之聰慧有巧性宜使爲提調殷之旣爲提調啓 太宗曰臣觀放火炮玄字火炮多力

者乃可得放少力者不過二三放看臂痛不用矣予亦啓曰稍小其制何如殷之亦以予言爲是 太宗曰可試爲之及成 太宗親閱之矢不及地玄火砲百餘步 太宗曰力弱不可用毀之後得中朝火砲其制小於玄字而管長令軍器監依其制鑄之比地玄火砲用藥少而矢則遠過所謂黃字砲是也壬子年間始鑄雙箭火砲矢及二百步政府六曹會觀之曰善婆猪江之役大得其利後又作四箭火砲矢力弱即毀之又作架子火砲邊將皆曰至善又作細火砲前年秋更論火砲之制令軍器監試諸火砲黃字砲及於四五百步地玄字砲用藥雖多而不及馬架字砲或及二三百步而不及二百步者多細火砲皆不及二百步李順蒙曰地玄火砲重而用藥多反不及黃字宜盡毀之李蕝曰玄字火砲多至萬數布於境內自今勿更鑄之則可已成之物不可毀也順蒙曰細火砲一人可持三四十雖婦人可得放其爲利最大李蕝曰片箭雖弱弓可及三百步而細火砲不及二百步何利之有宜毀之予曰地玄火砲用藥多當遠過於黃字而不爾者矢之輕重未待其中也宜更求之架子火砲細火砲不及二百步者多是可恨也亦宜更定矢制以試之軍器監累月求之竟未得術順蒙曰兩軍相戰間不過百

茲今此等火砲雖不過二百步其為利大矣予曰騎士執弓帶矢且馳且矢下如雨弓矢之為利極矣火箭則一人所持不過一十一射則相戰之時不得再用若欲再用先藏火藥次安激木次納柄木終以夫挿之矢得放其用之難如此然矢力猛烈若投衆軍中一夫可斃三四人故敵人畏之攻戰之利天下未有如火砲者也今謂相戰不過百餘步細火砲雖矢弱亦可用也則片箭足矣何必用火砲予即命軍器監設冶於行宮之側更鑄火砲以求遠射之術前天字火砲不過四五百步今所鑄則用藥極少而矢及一千三百餘步一發四箭皆及千步前地字火砲不過五百步今則用藥同而矢及八九百步一發四箭皆及六七百步前黃字火砲不過五百步今則用藥同而矢及八百步一發四箭皆及五百步前架子火砲不及二三百步今則用藥同而矢及六百步一發四箭皆及四百步前細火砲不過二百步今則用藥同而矢及五百步前此諸火砲矢出橫斜落於數十步內者大半今則無一矢橫斜今雖如此益求其精時未定制予今在位二十八年之間留意火砲數數講究多更制度諸臣每稱其善以今日之制觀之前火砲皆為不用即當毀之前不知此新制以其時所制為盡善而今乃知其為可

笑也又恐後之視今猶今之視前也崔海山其父有功於國且其爲人勤而不怠故太宗使掌此事其子功孫以祖父之蔭亦任此事然予聞其人無異尋常之人也今之提調皆老筋力衰憊必不勤勞治事欲於正從三品得年未滿四十者一人拜堂上官任軍器監提調勿差外任使其人亦知終身於此則其布置監中之事必不與他人同大有益矣然必得其人則可若不得其人則徒爲輕用官爵而已矣功孫承祖父之業其用心必異於人亦宜稍加其職使自知其終身於此則亦必有益矣今求可爲提調者未得卿等於文武官中擇四五人以啓政府薦大護軍朴薑遂拜薑軍器監正特加階通訓○傳旨吏兵曹以三四品散官授五品以下行職者依守令例亦給官教○是月治平要覽成右叅贊鄭麟趾等上箋曰治者興亂者亡得失俱載於往牒善可法惡可戒勸懲宜示於後人肆輯群書昭揭萬世竊惟罷結繩之政而書契作置載筆之官而史籍興唐虞典謨可稽時雍之盛文武方策亦觀泰和之隆東周衰遲七國爭戰秦用詐力纜及二世之傳漢尚寬仁以致歷年之永炎祚微而三國稱帝晉錄窮而五胡亂華六朝割據而宇內分孤隋并吞而天下沸唐興二十代五季相承宋傳三百年北虜迭起

惟元氏之失馭偉大明之詆興或合或離國勢強弱之有異一治一亂
運祚長短之不同既善惡之俱存斯法戒之悉備第簡帙之甚夥而繙
閱之未周臣麟趾誠惶誠恐頓首頓首恭惟 主上殿下日就緝熙天
縱聖智研窮經籍澄帝王出治之源討論史編鑑古今行事之跡謂難
編於諸史當會粹於一書不鄙愚庸俾任纂述命宗英而掌其事聚文
士而責其成義例悉稟於睿裁紀次不拘於史體稽諸往古起周家而
迄國朝至于東方始箕子而終麗代徧摺舊史之錄旁採小說之文國
家興衰與君臣之邪正政教臧否及風俗之污隆下而匹夫之微外而
四夷之遠若關彛倫則雖小而悉記有補治體者必錄而不遺間以諸
家之釋音附以先儒之論議廣博該備誠君上為治之大經明白謹嚴
寔史外傳心之要典臣麟趾叨承隆委俯竭微勞載宣日月之華願效
涓埃之補提其綱挈其領雖未盡於鋪張接乎目警乎心庶有資於治
化所撰治平要覽一百五十卷謹繕寫裝績成帙隨箋以聞○諸家曆
象集成凡四卷同副承旨李純之跋曰帝王之政莫大於曆象授時也
而吾東國日官之疎於其術久矣宣德癸丑秋我 殿下設於宸衷凡
諸儀象畧漏之器天文曆法之書靡不講究皆極精緻在儀象則曰大

小簡儀日星定時儀渾儀及渾象也在晷漏則曰天平日晷懸珠日晷定
南日晷仰釜日晷大小圭表及欽敬閣漏報漏閣漏行漏也天文則於七
政列舍中外官入宿去極度分皆測之又將古今天文圖參別同異測定
取正而其二十八宿度分及十二次宿度一依授時曆修改以刊石本矣
曆法則於大明曆授時曆回回曆通軌通徑諸書並加讎校且撰七政
算內外篇矣然猶未也又命臣搜索其天文曆法儀象晷漏書之雜出於
傳記者刪其重複取其切要分門類聚作爲一帙以便觀覽苟因是書而
究其理則思過半矣尤以見 殿下敬天勤民之政無所不用其極也

Blank space for text in the rightmost column.

Blank space for text in the second column from the right.

Blank space for text in the third column from the right.

Blank space for text in the fourth column from the right.

Blank space for text in the leftmost column.

(B)
732.55
4724
[v.4]
no.34
0163692

昭和五年九月十五日印刷
昭和五年九月二十日發行

(景李朝實錄太白山本)

京城帝國大學法文學部

京城府蓬萊町三丁目六十二・三番地

印刷所 朝鮮印刷株式會社

(B)
732.55
4724
[v.4]
no.34